

New World Poetry Bimonthly, Oct. 1996

新大陸

詩雙月刊

一九九六年十月第三十六期

致哀

——陳毓祥與釣魚台

廿六年來，保衛釣魚台運動的浪潮從激盪到消褪，都被限制在屈辱的政治手腕裡。這雙翻雲覆雨的手掌最拿手的是扼殺異己，打壓異議努力內鬥，甚至不惜厚顏拉攏外力加強鬭爭的本錢，以求鞏固既得的政治利益。七〇年代曾經一度波瀾壯闊的保釣潮，就是被這雙骯髒的推手一把推開，而且一推就是廿六年。現在兩岸政府也正在重施這一招式，企圖把釣魚台問題再交予下一代去解決，只要一擱再擱，問題自然而然就會迎刃而解了。到了那時，“應毋庸議的主權”當屬日本所有，什麼釣魚台？什麼保釣運動，統統交給歷史吞噬。

香港保釣鬥士陳毓祥與其他九名保釣人在搶灘失敗後躍入釣魚台水域的怒濤中游泳宣示主權，陳氏不幸死難。在他躍入大海的一剎那，在他殉道那一刻，最後所見到的全是日本旗幟飄揚圍堵著保釣號的艦隻和飛機，在兩岸政府宣稱是中國領海的水域內，沒有一艘護土的船隻，沒有一幟自己國家的旗！他只能瞠目，怎能瞑目！

同為保釣突擊隊員的黃偉明說：“……他（陳毓祥）的死如果是死在中國領海之內是有價值的，但如果是死在日本的領海之內，是可悲，是中國人的羞恥！”屈辱的保釣運動，如今蒙上悲憤的情緒，無論怎樣澎湃激昂，到底只是民間自發的運動，而且其中派別分歧，在國內遭到政府抑壓，它的消褪只是時間而已。但兩岸政府對外的囁嚅聲明只是以外交詞令的言語空架子來虛應事故，我們甚而懷疑這等做法是用來安撫軟化民間的保釣力量。為政者往往用“穩定大局”“冷靜外交”來掩飾它的無能或者實現其不為民知的政治圖謀。

如果我們不想陳毓祥的生命白白犧牲！我們不想陳毓祥死在不是自己國家領海的水域裡！我們必須痛斥兩岸政府的陽痿做法，因為我們清楚地看出：佔我釣魚台者，日本軍國主義！失我釣魚台者，正是你們，這隻只顧死死抓住個人政治利益的髒手，置國家主權、民族尊嚴於不顧的無恥統治班子！

在這裡，我們沉痛地向：

不得已成仁之烈士陳毓祥。

風雨飄搖中的領土釣魚台。

致哀

陳本銘

九六年九月廿九日

顧問：

紀 弦（三藩市）
非 馬（芝加哥）
秦 松（紐約）
秀 陶（洛杉磯）
鄭愁予（康州）
葉維廉（聖地牙哥）
楊 牧（西雅圖）
張 錯（洛杉磯）
黃伯飛（洛杉磯）
羅 青（台灣）
（排名不分先後）

本期主編：

陳本銘

編 委：

達 文·遠 方
陳銘華

名譽編委：

林建中（三藩市）
何啓良（聖荷西）
張湘業（三藩市）
李雄風（洛杉磯）
榮惠倫（芝加哥）
馬炳威（香港）
陳國賢（維州）
陳澄海（台灣）
葉載福（台灣）
沈季夫（橙縣）
鄧鉅源（加拿大）
黃紀原（洛杉磯）
劉耀中（洛杉磯）
施江漢（三藩市）
果 風（已故）
郭 揮（丹麥）
吳懷楚（科州）
陳齊家（新澤西）
余瑞森（新西蘭）
黃奇峰（洛杉磯）
關 雲（台灣）
王露秋（洛杉磯）

通訊處：New World Poetry,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錄

陳本銘 致哀——陳毓祥與釣魚台 1
目錄 2

詩創作

方思 睡 3
黃伯飛 鏡之有無兩首 3
陳強華 早晨／草坪 4
郝眉 車窗 4
秀陶 童詩兩首：風與水 5
冬夢 一九九五年原來我是這樣開始寫詩的
一九九六年原來我是這樣離開寫詩的 6
張子翊 1996年冬末拒馬河 6
陳銘華詩抄 飛／奧運會 7
陳建華 關於洛杉磯1992年的大火並非終結
的事件和記憶 8
祥子 欲火 9
馬蘭 歌聲、事件 9
陳達昇 七色孤獨 9

廣東青年詩人作品專號A輯 10-15

秦松 日午至日落 16-17
謝海裘 月亮系列之二、之三 18
雪夫 讀〈楓橋夜泊〉印象之外 18
陳本銘 海難／開關 19
達文 林肯公園的假日…／血肉祭壇 21
李斐 中國城O.K.我那天 21
王露秋 夜耕者 21
恆行 悼 22
秋原 天空 23
斯冰 鎗與玫瑰 23
遠方 三光十行 24
黃奇峰 魚 24
陳方圓 隱題詩 25

銀髮 我跟雨開了一個不小的玩笑 25
區劍鳴 囚牢#1 25

譯詩

秀陶 西語系散文詩(四) 20
秋原 詩的清流(上篇) 26-27

詩的點線面

陳銘華 越華現代詩的分期及其影響來源 28-29
秀陶 讀詩隨筆：爸爸是誰 29

論介

秀陶 簡論散文詩(二) 30-34
劉耀中 以藝術作為革命武器的仲斯·巴勒格 35-37

詩訊 38

睡

偶或我會突然驚醒
發現自己陷於一種死亡的清明
似乎凌空於這一地方這一時間
目睹每一頃刻的鮮花凋萎
謝落，芍藥，謝落，薔薇，謝落，鈴蘭……
謝落，返照於一種智慧的光輝
啊，死亡！這一頃刻空間充滿了自己
——而，這便是生命！於是投身於
沉浸於這一迷魅的甘醇，像初戀的少女
以一種渴望的熱情，擁抱這清醒的睡眠

方思

■黃伯飛

鏡

之有無兩首

一、

一步一首

一首一步

從

回頭

面

鏡

子背後：

時時勤拂拭
莫使惹塵埃

前走

向

二、

(兩首寫罷)

附記：昨讀銘華最近出版的《春天的遊戲》詩集，再讀《訪張錯》、《大漠風飛沙》兩首，多年前曾依此詩體作過幾首英文詩，如今電腦運作如此方便，這種體裁運用在中文上亦可是一條新的路徑。

早晨

早晨每天都依時蒞臨
它站在門外
樣子是越來越清麗
我認真地看著它
感動的事是太多了
我要把門打開讓你進來
坐一坐新買沙發
擺設一束鮮花
喝口咖啡吧！
悲哀的落葉躺在窗外
我不能讓它進來
每天醒來都存一絲勃起
這點勃起我是多麼熟悉
持續著讀書寫詩

感動我的事太多了
昨夜讀過的小說
折起悲傷情節的一段
今天我不再翻開它
讓它留在寂靜中吧！

14.3.1995

車窗

顛簸的風景
是古老的無聲電影
一棵滿頭綠油油樹葉的青龍樹
不知何故拉長影子
不知何故傾力逃避夕陽
斜風細雨
蚱蜢 是曠野草原唯一
聆聽風唱的遙遠

兩點小影牽來一只紙鶴
追逐風
和蒲公英嬉戲
野菊田亮亮一地太陽的小眼睛
一路開到山腳
開到星星月亮都露面的燈塔下

我搖上了車窗
搖掉顛簸的風景

■ 陳強華 ■ 草坪

買一罐春天牌草坪
擺在庭院裡
黃昏可以坐在上面
黎明的露珠也可以棲息

嘿，也許還要一籠麻雀
打開籠門
讓它們在草坪上散步
搖落堆積在翅膀上的塵埃
小孩都在屋裡
那兒還可以擺放
一株覆蓋著美麗的積雪的塑膠杉樹

要不，剩下的是
從實驗室放出幾只兔子
和僅存的蚱蜢
在時間的廢墟甦醒過來
我們在碎片中張望
竟找不到路過的人

24.11.1995

■ 郝眉

Jul.17.96馬來西亞

童詩兩首

風與水

■給長山長青兩兄妹

一·風

我原姓空，單名氣。人們不管我本來的姓名，見到我從家裡跑出來玩，便叫我北風。等我玩累了回家時，又叫我作南風，真是莫明其妙

喜歡我的人，樹呀、花呀，見我來總想跟我一起玩，一起飛。但飛不了多久便都倒在路邊喘氣；不喜歡我的，見我來，便都躲在家裡不出來。我惡作劇起來，便拍打他們緊閉的門窗，一整夜都不停

至於我自己呢？我最喜歡孩子們了。我擁抱他們，我撫弄他們柔軟的細髮，我把他們的紙鳶送上天去，我把他們快樂的笑聲散播到老遠老遠的地方去，讓寂寞的人聽了都高興。我撒了幾粒在詩人的書檯上，他拿起鉛筆，居然想把那些紅紅綠綠油光水滑的笑一顆顆地畫下來

二·水

那也不算什麼，其實人替我取的名字才叫多哩！我下地的時候他們叫我雨，我在谷地遨遊時他們叫我溪、河。我停下來休息一下他們便叫我湖。我板起面孔不理人時他們便叫我冰。此外我發脾氣了；我跑得快了；我回到高高的老家；早晨或者傍晚搽或者不搽點胭脂，他們都用不同的名字稱呼我。我從不計較這些

至於孩子們同我的故事，真是說也說不完

你看，在這炎炎的夏日，他們把我灌進密封的槍中，相互射擊，玩打仗。在笑逐中，在燠熱下，我讓被射中的一方——戰敗的一方，得到慰安，得到沁涼

秀陶

June 1996, Village Green

一九九五年原來我是這樣開始寫詩的
一九九六年原來我是這樣離開寫詩的

——冬夢——

A.

告訴你
那扇半閤的臉睫
我曾經細意吻著
水晶般一樣的
溫柔

面對你
非比尋常的
那份錯綜複雜的情結
一頁薄一頁厚的猶豫
我該是怎樣的
掀翻的心情

B.

一條可愛的詩蟲
偏偏在醜穢的傷口
蠕動

牠說
寫詩的人
你真的不懂久久無詩的惶惑嗎

(我試圖以寫詩的指尖去搔觸)

怎麼牠看不見
凝結腐焦的傷口
早已有一首未見完刊的
詩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寄自香港

■張子翊

孩童們岸邊奔逐放紙鳶
一行灰雁低空嘎嘎飛過
牧羊人趕羊過浮水橋
白雲枕著水面午寐
山風竊竊私語
綠頭鴨戲水
浣溪女搗衣

刺客們渡了易水就不會回頭
兩千年來拒馬河從未拒得了改朝換代

1996冬末。

拒馬河

而這裡畢竟是涿郡，不是趙州
李賀和納蘭性德的酒要澆就澆
你的塊壘我的千古憂愁

刀劍請入鞘
英雄請下馬
殺伐請止步
發情的工廠煙囪請節制

6/24/1996 NJ，大陸歸來三月後作

■ 陳銘華 詩抄 ■

飛

我常常想飛。但不是波音七四七式的“乘鳳往來”，更不是自欺欺人般的借助熱汽球升空。而是像鳥拍拍雙翼便扶搖直上，或是像《封神榜》中人一唸咒便騰雲駕霧而去。是的！就是這樣！有翼無翼皆能飛！君不見我們沒有鱗也能游麼？當然，我不會愚蠢到未經指點就貿然翱翔，所以這幾年來一直處心積慮地訪尋名師

第一步先在屋前屋後栽滿了果樹，跟著砌池噴泉、養魚活水，早晚不分黑豆、白豆、紅豆、黃豆地朝外撒。果然不久便交到一大群不分膚色的鳥朋雀友了，牠們每天都搶著告訴我哪一枚果比較甜？哪一顆豆又發了芽、動了情？其中更有兩三隻稱得上知己的，餐後自覺留下，一邊聽我唸唸有詩，一邊拍翼唱和。雖然如此，我還是有點耽心“誰會憑欄意”？現代詩嘛，不是不可言傳的嗎？直到最近好幾次我在嘖嘖咕咕吟誦著剛譯成的作品時，那個說北京話的同事總大聲抗議：“這是什麼鳥話？”我纔忍不住雀躍起來

如今輪到下一步了。下一步，我不吃肉也不吃腸，我要學——飛。不信？等著瞧吧！我既能雀躍，便遲早都能飛起來的

九六年六月廿六日洛城



奧運會

奧運會終於結束了。同事們不必為NBC電視台每數分鐘就播出一次的單調呆板卻奪人心魄的奧運樂曲而煩心了。而同是體育迷的我也不必每晚看那些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甚至沒入圍的美國選手的表演了

其實美國贏取獎牌最多，光將焦點放在獲獎選手身上，再多一些對主辦國來說不算過份的本國選手介紹就夠瞧的了，不必低劣得教我老是想起越共“解放”西貢後的疲勞轟炸。那時，每隔一兩條街就安裝了一個超大喇叭，從天未亮一直到夜央時不斷重複地吼著什麼：私營、國營、集中營；資產、共產、閩家劇*……雖然如詩似對的，可是至今能令我念念不忘者不過“解放”一詞而已。而一說到解放，我又不禁想起今屆奧運會自行車山行賽中的意大利女車手了。她拉開運動衣拉鍊，雙臂前探、上身前傾，跌盪、跌盪地半露著該圓的圓、該彎的彎好一對山色嫵媚的乳房來

九六年八月四日鹽湖城

*“閩家劇”，廣東方言裡罵人的話，越共解放南越初期清算資本家，同年新春據云有人貼上此門聯後跳樓自盡。

關於洛杉磯1992年的大火並非終結的事件和記憶

——給我的兒子

事件會一再點燃記憶的乾柴。事件
的乳房愈益成熟。聽說每日三餐肉食
喂養得好好的

火舌猥褻欲望的視角，描述原始的天真
掙脫攝鏡的擺佈，侵入未來屏幕的蒼白
月如古代的妖姬之夢

你驚呼廚房裡的蟑螂
屍骸積年於烤箱的角落，昨晚下肚的烤鴨
懺悔世紀的暴動、種族的讎恨
醞釀、排泄帝國的野心和陰謀。喚醒記憶
如廚房脂膩的陰溝，蟑螂是有福的眾生
我被有關火的恐懼和謠言追擊
最初的謊騙和自欺，和你一樣的年齡

我給水燙傷了
在父親面前掐死心頭的哽咽
只有獨自在媽媽的懷裡放聲大哭
你仍然嚷嚷要去看火。搖滾加腰鼓，狂摧歡蹦
跑上山崗。光腳板啪達啪達，像迪斯尼的米基
你每日守住電視，吮吸好萊塢奇幻的乳汁
從 X-man，Batman 到 Superman
抱著勞拉從火裡爆出，擊碎時間之鍊

你錐心哀號
我要回家，媽媽呢媽媽，媽媽呀媽媽
媽媽在喊：澡盆裡的水滿了，涼了
直升飛機淫吼垂老的肚皮，齒牙鬆動了
貼近渴望撫摸的屋頂
媽媽也光腳在草地上奔，手裡拎一只
紅高跟鞋，不知去哪兒

你忘了關電視
朝外衝，我要看火
爲什麼爸爸打我耳光，難道他不玩火
我要去好萊塢看火，米基在火裡，爸爸我求你
我伸開五指，地火運行，青血賁張
青紫的火一團，鑄印
你稚嫩的腦門，種入你眼中
開出一朵青紫的火，小小的
飄落在遙遠的世紀裡
我不知心裡窩的火有多久
火窩我們輝煌的歷史
星星之火盼燎原，紅太陽，永不落
老師講歷史，拉洋片。日本鬼子喧囂，在搜掠

花姑娘。

黑房沒鎖緊，漏進拉拉隊的歡譁
你探見我的勾當，遮沒放映機的光線
日本人轟炸珍珠港，直到胡森和布希，玩火波斯灣
你們還有傑西、順姬、湯姆、卡洛斯，在教室裡哭
從成人世界撿回燒糊的狗熊
拿起塑料水槍歡嘩
我來救火，我來放火
弄不清放火救火
水是美麗的謊，誰也不能說

孩子，我怕爬高
讓我息會兒，別殺我，用槍指前方的目光
媽媽沒在廚房裡，她不做飯
整天看電視，用抹桌布擦淚
看六月的廣場，篷帳和鋼盔在燒
CNN 的話筒傳出激動的評論
我夢見被砸碎的女神之眼，美杜莎之眼
事件像一條蛇，參養得又白又嫩
蟑螂活過來了，你又驚呼
不鏽鋼的水斗旁，靜默地
扛抬破敗的英雄，爲暴力的世紀下葬
從臥室傳來新聞報導，大群非法移民
偷渡重洋，如泅水的蟑螂

媽媽去買牛奶了
你說玩一陣飛碟，好嗎
找荒荒的空地，一小方白的
飛碟一枚枚飛向火，瀟灑地飛回
我們哈哈狂笑，似鴨翅拍水，蓋過火喧囂
眾火喧囂，我走進字裡行間，蟑螂之屎
在我的手上留下失貞的印記
撿彈殼做花瓶，擦得灼亮
照見我的族類，卑瑣而頑強
冰鑄的情影，是荒蕪的夢
童年從弄堂的盡頭姍姍走來
媽媽喊：快來洗澡
再去老虎灶泡兩分水來

你抱住了
放聲大哭的媽媽

陳建華

1993/7 洛杉磯，1995/3 劍橋

祥子。欲火

在房間裡點
一枝煙，如

焚香
煙，籠罩我

(燒山
燒山)

電視機又在
焚書，電視裡的英雄

又順手殺了
幾個壞人

收音機，反覆地預告
雨後初晴，但

是第幾世界？
這是——我的房間

從這裡出去的嘴唇是久旱龜裂的原野
從這裡出去的牙齒要吃東西

和
南北

1996.2

七 色 孤 獨

孤獨最終要畫出一個圓
祇是每當要成形
祇知圓心，仍要求半徑

孤獨要不斷有投射的方向和距離
譬如一件紀念品、一首歌
一段回憶、一面鏡子，或一個人

孤獨在不孤獨中最孤獨
孤獨是宇宙的黑洞玩弄著時空
孤獨踮立在人生天平的中央

孤獨不是一隻夜深的貓
孤獨是一隻或以上白天或黑夜的貓

。馬蘭。

歌 聲 、 事 件

雨水中
一個被解放了多次的時代
已經模糊成風
隨時都在走失或歌唱

今夜
一個小孩打碎了碗
人們風湧而至討論破碎的意義
歌迎面撲來，裹緊了我一層又一層

焰火裡
女人對著鏡子裝修
前額的舊傷揮之不去
鏡子也揮之不去
歌平靜地坐著
歌還在記憶裡生活

今夜
流產的孩子
騎在夢的肩頭
走出又走進過去的句子
失真似地傻笑

今夜是虛構的本質

九六年三月五號於紐約

■ 陳達昇

孤獨是多隻或一隻交配後質疑滿足的貓

孤獨本身可以是一顆糖
應該是甜甜的吧，此外
不可以形容，這獨嘗的糖

孤獨其實至少有七種顏色
紫靛青、綠黃、橘紅……
但孤獨的彩虹每次都教人色盲

最終就假設沒有，思潮
不會淹沒成孤獨，因為
孤獨會忘了自己，除非你想

寄自台北

■協辦：廣東恩平《錦江詩社》
■組稿：藍戰士、黎偉捷

◎藍戰士

簡介：男，1968年12月出生於廣東恩平。現在恩平市牛江鎮委辦工作。曾在大陸港台及美國的刊物發表詩歌。部份詩歌、散文、小說被收入各種選集和獲獎。主要著作有《一種生命》、《風鈴小語》（廣西民族出版社）。現為廣東省恩平市文聯《錦江詩報》主編。

蝴蝶，最後一次飛翔

平凡而純潔的目光中
蝴蝶為我裝飾了
命運的一次歌唱
在春天的翅膀
長出鮮嫩而豐滿的詩歌

走過冬季的雪地
天空從此高遠而明淨
伴蝶飛翔的日子
我舒暢和溫暖
如投入母親的胸膛

蝴蝶，夢長在你的翅上
讓生命作最後的飛翔
泊在無盡的愛意裡
做一次幸福的新娘

96.6.9

小天使

思念如蘭
溫馨著夜色中的女孩
少年的心
是夜空中的明月
盼愛情潮水瀰漫
滋潤這般心情
婷婷女孩啊
溫柔的小手請撫摸我
最動情的臉
別讓水晶鞋踏碎
我白色的夢
用透明的心
貼緊你的體溫
傾聽同步的心跳

96.6.10

◎胡筠婷

簡介：筆名寒冰，女，1972年出生於大陸，大專畢業。中學時代開始寫作，至今主要在大陸的《散文詩世界》、《女友》、《中國服裝》、《花木盆景》、《海南新聞圖片報》等報刊發表詩歌、散文。係廣東省恩平市文聯《錦江詩報》編輯。

樹木

松濤搖動縷縷陽光
每一個意外的聲音
都是一個富有哲理的句子

年輪是神奇的符號
記載著風雨
記載著質樸和坦蕩

◎黎偉捷

簡介：男，漢族，大學畢業，70年代生於廣東恩平市。1992年開始詩歌創作，至今已在各報刊發表作品，做過教師、編輯。現為恩平市文化館《熙春文學》報主編。

想起老家

一杆噴喲瘦了僻遠的月亮
鐮刀與酒杯的歲月
鏽蝕了一生的質樸

牆壁上掩映的傷疤
書寫著父輩的悲劇
長滿荒草的故事
悲壯成很紅的杜鵑
上一代的扭結從堞垛上發芽

小村和老人的傳說
隨漂泊的小溪流淌了許多日子
夕輝將老家的淒涼
鍍成一種信念
頑固地顯影昨天

你睡著了麼
靜寂 聽到了樹木的呼吸
滿山的杜鵑 湧動如潮
聆聽了二十年
依然無法闖出那泣血的啼叫
噴喲吹動的日日夜夜
穿透了生活的音符

◎馬莉

簡介：女，生於廣東湛江。在電台、報紙、雜誌社做過記者、編輯。係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會員。曾在《人民文學》、《詩刊》、《星星》等報刊發表詩作及其他。已出版個人詩集《白手帕》、《海邊的房子和罐子》、《杯子與手》等。現在廣州《南方周末》報社做編輯工作。

牆壁緊密地鑲著一面鏡子

池子裡的水
晝夜在響著

我喜歡這種行動
因為我喜歡一種優雅的舞步

我已從牆壁的陰影裡
走出來
只須從臥床上 輕輕一跳
一下 兩下 三下
就可以直達洗手間
那裡有一面巨大的落地鏡子

這牆壁如此緊密地鑲著一面鏡子
如此緊密

其實 在你我之間
隔著一堵陽光氣息
花園在假想之中
風雨飄搖
親愛的敵人躺在草地上
血流如注

我早已
像受傷的鳥兒
跳躍著走進去
又跳躍著走出
幾乎奄奄一息
等待著 束手就擒

可是 池子裡的水
晝夜在響著
我一點也不仇恨這些事物
因為我堅信
牆壁緊密地鑲著一面鏡子
正如
親愛的敵人
當我想念你的時刻
我們之間的界線
就變得更加絕對

我喜歡池子裡的水
晝夜在響著
只有我能夠拯救
親愛的敵人
和我自己

這是一場革命行動
我須義不容辭

1995.6.14

■廣東詩人專號

◎薛廣明

簡介：筆名子高，男，廣東五華縣人，1963年10月生於昆明。在《南方日報》、《羊城晚報》、《作品》、《青春》等報刊發表作品。現在深圳市省水電二局醫院工作。

秋 歌

之一

在季節的入口處
封閉了昨天的記憶
那場大水，終於退去了
就像一群失敗的侵略者
潰然而逃
當我帶著詩歌重返家園
我該怎樣來面對廢墟

一只鷹，正在天空上
傲然注視著我
哦，那是精神的王者
給我和我的詩歌以光輝和力量

之三

一棵掉光了葉子的老樹
像一個無牙的八旬老人
生命接近了死期——
這是季節的等候
也是心的渴望

一個秋天過去了
無聲無息的秋天
老樹沒有死去
仍然佔據著地盤

這情景使我想起了一次革命
最終還是沒有能夠
把那個獨裁者打倒

我想我沒發動一場戰爭
號召人民拿起鐮刀和斧頭
革掉老樹的命——
這就是秋天的意義

91.11.23寫於深圳
96.4.8改於廣州

◎陳計會

簡介：男，1969年2月生於廣東陽江鄉村，自1989年在各報刊發表詩歌幾十首，有詩獲獎及入選詩集。現在陽江市公安局江城分局工作。

玻 璃

玻璃。陽光下的玻璃。破碎的
過程。一道美麗的傷口
血流的方向。比夢想更深入，覆蓋
佔據。肉體的痛苦
如天空。壓抑我們的呼喊

玻璃。在血中，接近生存的涵義
接近陷阱和死亡。疼痛的物質
教我們認識災難或真理；相對或
絕對的深度。越過骨質
在傷口的背面。玻璃的碎片
光芒閃閃。如一把解剖刀的誠懇
插入沼澤。腐爛的，思想的
內部。並且說：玻璃比
死亡。更隱蔽

更深入人心。玻璃的欲望
讓靈魂深陷其中。找不到邊緣
痛楚的旗幟昭示：倔強的手勢
或一種精神。誰依然活著！
災難之中。堅定而持久

玻璃。時間的概念縫合傷口，縫不合
死亡。在更深處，在陽光下，玻璃
破碎的過程。隱隱作痛，或閃閃發光

◎丘樹宏

簡介：男，1957年7月生於廣東連平縣。先後在《羊城晚報》、《作品》、《南方日報》、《當代文藝》（香港）等報刊發表詩作，有詩集《隱河》（香港出版）。係廣東省作協會員，現在珠海市委辦公室工作。

選擇季節

春。太多的溫馨充斥氛圍
人們都慵倦得不知天亮了
霧迷的雨水使思維
長滿了斑斑的霉點

■廣東詩人專號

夏。熾烈的陽光似火
灼痛了肌膚和神經
熱烘烘的氣浪
常常令人窒息

冬。緊蹙的眉心
總是那麼冷峻
自以為純潔的白雪
掩蓋了多少醜陋

而秋好清爽好透明喲
透明得都看見你我的心跳了
於是，我選擇秋季
與你溝通

◎趙緒奎

簡介：筆名石葵、劍骨，男，1963年3月出生於湖南澧縣復興鄉陸家村。已在《詩刊》、《星星》、《青年文學》、《上海文學》、《昆侖》、《解放軍文藝》、《羊城晚報》、《作品》等報刊發表詩作。現任職於廣州軍區政治部文化部，係廣東作協委員。

建築的藝術

建築
是蒙太奇的藝術
腳手架以及腳手架上的工人
從很遠的地方
請來水泥、木材、玻璃還有鋼鐵
這些故鄉不同的客人
圍成一桌
開始藝術的討論
今天坐成這個樣子
明天又坐成那個模式

話題
是不拘一格的
這些客人來的順序不一
來多來少的問題
也經常發生
在黃昏裡
話題很累也很光彩
腳手架和腳手架上的工人
總是喜歡仰著脖子讀站著的句子

1995.10.23

給昆蟲命名

跑得最快的昆蟲
住在城裡
城裡的昆蟲
不愛散步
太高太擠的莊稼

嚇它們趕它們
跑，成了它們唯一的方式

也有不跑的時候
偶爾病了
在不太寬的莊稼間隙
被很不友好的農民議論
罰款單
讓昆蟲膽顫心驚

昆蟲沒有家
卻有主人
有很多人壓迫和使喚自己
像牢獄的犯人
被迫紋身
被迫編號
日夜辛勞的昆蟲
在城裡
只能吃流質飲食

當牛做馬慣了
聽話的昆蟲
總愛看別人的眼色行事
綠行紅止
在城市
別無選擇的昆蟲
交的是滿分的作業

1995.10.23

◎李舟

簡介：男，1958年10月生於海南島，1986年開始寫詩，曾在《人民文學》、《詩刊》、《北京文學》、《青年文學》、《詩神》等報刊發表組詩。詩歌《甘蔗妹》獲《中國文學》選載翻譯成英文和法文。現在廣東徐聞縣外貿局工作。

山 溪

山溪叩響我沉靜的冥想
樵夫優美清脆的山歌
在水的澄澈裡
過濾山花濃郁的芬芳
一只姣小的蟲子
貼在時間的樹上
微微蠕動青色的情調

密匝匝的綠葉間隙
透射陽光的溫柔涼爽
鳥語洗滌憂鬱的心房
我借一朵飄逸的雲朵
浮游於無紛無擾無塵埃的青綠
走過一條條透明的山徑
小溪伴輕鬆的心情潺潺地流淌

■廣東詩人專號

◎海湛

簡介：男，1960年生，原籍廣東雷州，自1984年發表處女作起，先後在《詩刊》、《作品與爭鳴》、《羊城晚報》、《湛江日報》等報刊發表詩、散文、評論等。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湛江市作家協會副秘書長，湛江市文聯紅土詩社常務副社長。

一幅中國畫中游動的魚

一尾活潑的魚
濃妝淡抹地穿破西子的溫柔
穿過京戲的空白
潺潺地游進一幅中國畫
驚醒了 四面流動的風景

畫中的河流
清澈得如夜空中的夢阿玲
聲聲叫魚兒感動
便舞蹈過不停
從唐宋元明游到共和國
水聲 濺出了兩岸

記住這幅中國畫
記住畫中的一尾魚
便記住了水墨揮灑的魂
魚兒在水之外游動
生命在藝術之內成長
畫中的河呵 沒有兩岸
一直洶動著回音
傳統便總是水漉漉的
永 難 乾 涸

1996年3月23日於廣東湛江

◎陳仁凱

簡介：(缺)。

鳥的系列

——讀張方白同名油畫

之一

被物質所包圍被精神所包圍
被五月的天空所包圍

鳥：深入淺出的靈魂
躍然紙上

逃離飛翔又渴望飛翔的

鳥。借助翅膀和空氣
朝著無法觸及的高度
無所企求的高度

上升。並且閃現出純粹的
光澤和鳴叫

之二

輕盈的羽毛飄浮
比沉重的欲望與快樂
更先抵達夢境

線條暗淡。凝重。坦蕩的
背景：圍困著潔淨而抽象的
鳥

高高在上的鳥
俯瞰眾生的鳥。透徹的神光
以及深遠的言辭
君臨一切

鳥：靜止的鳥
更先抵達飛翔的命運與頌歌

◎鄧亞明

簡介：男，65年9月生於廣東吳川市一偏僻山村，大專中文系畢業。已在《詩刊》、《作品》、《廣西文學》、《青春》、《飛天》、《青年作家》、《女子文學》、《南方日報》、《羊城晚報》等報刊發表詩作。出版個人詩集有《南方風景》（漓江出版社）。現在《湛江文學》雜誌從事編輯工作。

鳥篷船

幾盞搖曳的燈光 照著
夜晚的鳥篷船
停泊月下的鳥篷船
水邊的呼吸聲很重

最初的家 風雨的家
被水邊的人一生操縱
水流動的方式
是船的方式 家的方式
命運的方式

鳥篷船越來越遠
漸漸消失在水面
而一種真實的槳聲
在水鄉人靈魂深處
時時刻刻划出有力的水痕

■廣東詩人專號

◎柳冬嫻

簡介：男，1973年生於安徽霍邱縣一個小鄉村。13歲開始發表作品。高中畢業後闖蕩廣東，現在東莞市文聯《珠江潮》雜誌社做編輯、記者。先後在《詩刊》、《綠風》、《詩歌報月刊》、《散文詩》、《廣州文藝》等海內外60多家報刊發表作品。著有詩集《明星寫真》、《打工詩抄》。安徽省作協會員。

■ 在廣東打工組詩之三 三角洲

我的頭顱就是塔尖
毛髮在體外打一個結又一個結
將世界憑空提升起來
我的孤獨遼闊了四周的景觀
樹使水站立並佔有水的形象
小蟲淘空了它的形容詞
卻沒有激起一聲巨大的動感

兩個點決定什麼，兩個點便是一雙眼
許多事物都被這兩個點證實
猶如春天
我要傾訴，久壓在心中的激情
我要聆聽，遙遠的招呼
風把心靈吹散
漂浮在三根枝樞間

兩條腿劈開家園，逐河而去
求救一條搭配靈魂的直線
從行走到行走
水的骨頭搬運著傾斜的三角空間
太陽在傳說裡走著鋼絲
像尋夢者的一聲感嘆
那是一枚最初的火種和門檻
沉默中，血的波長達到極限

陶罐陷入絕境
我要重建內心的秩序
看不見的深處
時針走動，大腳踏著碎片
繃緊的鞋子從一只耳朵進去
又從另一只出來
用力舉舉它的負載
濕漉漉的腳印被拋向天空
又嘩嘩落下，打傷了始點和終點

◎費勇

簡介：男，1965年生於浙江。1987年研究生畢業，現為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有詩評著作《洛夫與中國現代詩》（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場 景

之一

林子穿行在
紅色 白色 灰色的
汽車 與 樓群
之間
無數的身影
永不停止的身影
透過玻璃的反光
穿行在
欲望與陰謀
之間
鞋跟與鞋跟 或鞋尖
眼睛與眼睛 或後腦
來 往 的
直線或曲線
就這樣
延
伸

之二

總要在塵土飛揚之中
在成河的血流之中
在半明半暗的命運之中
在無數人的恍惚之中
以及那些呼喊

呻吟
之中

希望
如鏡中的花
如水中的月
閃閃爍爍
牽引 每一種欲望
沿著相同的道路
燃燒自己

那麼多年青的面孔
固定在
一種僵持的表情裡
總要在午後
滑倒在長滿鮮苔的陽光裡

1996.1

■廣東詩人專號

0

日午至日落 夢囈喃喃星條搖搖
 人權自怨自艾 以米字口舌 夜半
 東西 黑白南北論人倫 意識與
 無意識之流 證之以劍以火以法條？

以零食零 荒寒吃著荒寒 傷亡哀號
 傷亡 好歹繼續求生 暴力善惡悲喜
 人性繼續 血火繼續 彈藥播種彈坑
 繁殖 CIA繼續

後現代後之 有題無題隱題不題失題
 突襲偷襲抄襲 盜印複印 複盜印
 電腦電子人身 斷體殘肢廢料資訊
 散裝集句 手風琴革命 滾石磁場
 可樂 烽煙可歌 血不可可口？

一

黑土白齒從枯裂的口 烽煙從焦黑
 的唇 索馬利貝魯特從焚燒的手臂
 流亡逃生趕死 炸彈槍膛爭先恐後
 吞吐 血海火海洞穴漩渦浮屍

人道隨身炸裂 熱烈的死亡由遠而近
 彈道天空 雷達綻放 電子核子旋空
 以肉體實驗 以土地容忍所有

二

條約與條約之約 體系與體系安全？
 棋子推翻棋盤 傷亡與傷亡論勝負
 紅燈舉起綠燈 水手舉火舌 SOS
 海口從傷口 烈焰從廢墟 等待榮歸

炮火紋身 無臉的口腔 血與泥土
 的眼睛 回首荒蕪 眺望門戶開關
 住址郵區編號無誤 碑石墳場芳鄰
 荒草骨灰 家書情書 橫排豎寫的
 名字與名字 遺體遺物遺傳等等
 統歸烽火焚收 社安卡自動消除

三

十字架殉道街頭 出墳場進廟堂神店
 釘子與鞋子的去留 煙雪火警 刀客
 與路客 槍與槍手 傷痕條條路蕭蕭
 女權舉火把 斷袖袖手等風起

一手生意經一手刀槍 越洋過海地理

天文 數學柔道傳真解讀 一行天空
 一片自由 櫺窗玻璃作證霓虹旁證

風吹草動夜半三分 兩性愛憎無性別
 之勝 花木換季 子宮陰晴不定
 精子去留可疑 艾迷利市如是云云

四

格律詩敲打樂 半吊子風鈴 日併夜
 併和歌 絕句獨飲 反調應戰 反戰
 高吼 嬰兒潮滾金髮白髮 遠近老花
 桃核媚眼柳眉色舞 納粹旗推倒紅牆
 解放解體 紅雀黑鴉爭食牆腳 革
 斧頭鐮刀的命 以電算機

革不革命 血淚依然船民 人蛇龍子
 海天浮沉 夢遊金山羽斷天使囚籠
 以拼音匍匐 秦俑漢馬唐三彩 背頁
 新生 苦吟黎明 拼命象形以方
 正正方塊字 拾得一片月如藏金幣

五

白虎黑獅之爭 龍蛇無聲 地下車上
 一陣薩達姆的狂熱之風 真神與撒旦
 一體 龍舟劍道 神社誦經另有別說

沙漠火警 清真油田 有無風險
 黑紗白巾死守教規 肉食素食膜拜
 信仰 弱肉強食之徒有無信仰？待考

六

風水師與鐘錶匠為鄰 面相與手相
 在鞋匠旁邊 其他落葉與流鶯 電腦
 與電器陶器零售 牙醫與婦產科對面

人道虛弱 等待就醫
 醫道虛弱 不可醫？
 （此乃節外生枝 人道應以急診）

七

煙火與噪音糾紛 安眠失眠坐姿臥姿
 類固醇安非他命 禁藥禁運以拳擊掌
 核子接不接受體檢 日夜照常輻射
 核與非核 花非花 霧非霧 迎風
 受孕（連體嬰等待手術台）

日裔舞孃裸屍草叢 黑裔女警陳屍

草叢 華裔女醫橫屍草叢 白齋不明
 (新聞照錄) 恐怖與暴力從頭而下
 紅黃藍白黑青綠紫等等 不論色彩
 不擇時地 (人種還是以色彩論)

八

末日預言 信徒焚身升天 地球無心
 解脫 苦海升降 人聲騰騰 最後
 無定期 減肥藥與避孕丸終於突破
 最後防線 收回成本且餘

藥物夾帶 陳藥風化 消費者投訴
 回答以精神病患 估計地球三億
 藥石起疑 氣壓驟降 空氣喘急
 風水與人口問題不詳

九

信仰自由 賭徒赤搏 電動賭玩
 吃角子老虎噴香 迷幻藥興奮劑私好
 信徒賭徒無關信仰 司法亡命 香客
 不告而解

死亡休假 一如生產休假 拔牙除草
 植樹造林人造花 生殖與生育以機器
 以肉身 粉裝金裝 同性之交 造愛
 不離戰爭

十

櫻花“飾”吃掉綠色“和平” 拂曉
 夜海上拔槍 和平伸張 射擊合不
 合法?問道於“盜” 回答以“盜”

清洗海洋 清洗河川 清洗腸胃
 清洗腦袋 失業者下降 盲流上升
 更換姓名性別出生 地緣血緣方言
 鄉音等等 語不達意 律師與精神科
 醫生 以口腔洗刷口腔 等待宣判

十一

季節失調手術失常 生態投保 候鳥
 來去不再定期 滿天招商 東西質疑
 UN以玻璃戎裝 以雷射沙海沼澤
 叢林 巡迴演出

聽證與票決 議會和會商會拳打足踢
 安理會重組 維生素抗生素無定論
 折下眼鏡戴上耳機口罩面具 地平線

等待升空 以魚雷地雷 以彈導飛彈
 以太空倉 或者鷹爪

0

衛星情報回電 日午至日落 星月
 夜半遊獵 不毛之地片片 外太空
 暫無來客 死寂如星球沙岩

。後現代後之種種餘言

一、後現代主義在詩上還不太明顯，雖有以電腦抄襲“資訊”成詩者，大都在“現代詩的傳統”裡。在畫上和空間藝術上，至為顯明，形成抄襲與剽竊之風，至為混亂。所有形成的“混亂”，以“後現代”一詞一筆帶過。“後現代”已漸成為反面詞了（如當初抽象畫一詞），未免有些“委曲”。後現代“主義”是否如此？實在是很大的混淆與不負責任。後現代在今天的現實生活上，就形成一個“雜碎”時代（如早年美國華人的“雜碎”食物），人也就形成了一個“雜碎”人（比早年“破碎”的現代人形而下之）。由於“多數”如此，反面習以為常了。這應由誰負責，剛好是“後現代”要討論的問題。每個時代都有“雜碎”，也都有批判精神與批判力，現代與後現代也不例外。

二、我寫我的詩，不是寫後現代“主義”的詩（早年我寫現代“主義”的詩，現今年長了對“主義”有厭倦之感，主義是一種累贅與限制）。我寫我生活在“雜碎”時代的現象、情狀與感受（知性不可忽缺），因而，我的詩也“雜碎”起來乎？不過，我也從來不寫什麼“純詩”（純詩有語病）。至於我的畫也無所謂“純”或“不純”。我有不被“污染”的抵抗力與反“污染”的批判力。不，其實有很多後來的畫人，曾或多或少抄襲了我的畫，剽竊了我的形象語言符號，而形成所謂後現代的。

三、〈日午至日落——後現代後之種種〉，是繼我前數年，發表在《笠》詩刊上的〈後現代主義〉一詩之連續。如用空間藝術上常用的語言來說，也就是一個“系列”。當然，我肯定現代與後現代，但是，對形成如我前述的混淆的雜亂現象，實在不堪忍受，乃草成了前稿〈後現代主義〉與此稿，必然也用了一些平面與立體的“資訊”加以過濾了的“批判”。“雜碎”是今天的“特色”，能容忍“雜碎”不見得是“長處”。至於“欣賞雜碎”，可能是不得已的無可奈何。今天我們還在不斷“忍受”與“欣賞”中，故有此〈日午至日落〉的情緒。立足點是在紐約看世界。也即是所謂的“地球村”。

九三年末至九六年夏草定稿在紐約

謝海裘

月亮系列

■ 之二、之三

月情詩

你濯足銀河
將蘭花心事
喂飽一尾素食的鯉魚

我偷攀天梯
把月亮摘取
繡成了一口錦囊盛詩

在歲月的大海
唯一見證
一系綿延的山脈
是你我永不脫落的白齒
嘴嚼著魚腸的曲轉
嘴嚼著一首月亮味兒的情詩

所以我要把痛苦
全然遺忘
在多少次圓缺的月光
愛情是靈藥中的一塊
跌打膏方
貼好我曾經跌傷的胸膛

九四年八月寫九月修於沙城潼毛

一顆未流出來的眼淚

那夜是誰無意將月光碰碎
弄得滄海匯集於眼角中的一粟淚
我把它煞止猶如防洪
連同海面些些雨雨風風
也一併兒咽向心胸
鮫人不惜把眼淚哭出珍珠
我卻隱藏僅一點淚比明珠更昂貴
教它閃晶在心靈之深閨
陪伴你的名字并凝亮你的名字
直至把夢嚙栽植了一片桑榆
必定有一天我們會在桑田下說起
一顆眼淚滋生了一個渾圓的月亮
那時也許我開始讓它蹦跳地
從我的臉上騰滾到你的臉上
也許——也許我還是永遠把它珍藏
好比黑夜天掛上一個最圓的月亮
千萬小心別讓它再度的
無意摔掉了破碎在地上

九四年十月沙城潼毛

讀「楓橋夜泊」 印象之外

我不想再多看點點漁火
恐怕
姑蘇仍在千里外
而寒山鐘聲未響
我便在整壺的白酒中
撥去肩上的落日
不理猿啼
就抱著鄉愁睡去

三更過後
我驟然驚醒
不見姑蘇
西貢仍然敲著
我隱隱作痛的心扉

◎
雪夫

一九九六胡志明市

海難

◎陳本銘◎

我們擱淺在相互
的情慾上

交疊的龍骨

身外 是整尾癱瘓了灘岸
仍然有潮汐激越以後

一湧一動的手指
拍發

一宗海難

O號浮標漂浮著
在倒顛的額際

髮 漾游的水母

我們最終與水

虛弱為平的伏線一條

九五年十月十八日加州

關 開

沉澱時刻我閉上眼睛
啣呀啣呀啣——呀
它的門窗一一打開
整個世界
從寂靜裡海拔

當我一把自己
的空間關上

信手扯下簾帷

宇宙即從身側漫展

無垠捲摺著

海、聲音、失重的

牆、閃光的、蛇的

時間

和星塵擴散

的自己是

一撮陶土從眩暈中再度形成

擺砌

以及一種定位

每當揸按這樣一個

開關

所有罪惡如同

聖潔

都暴亂經歷一次自慰

九六年五月七日加州

西語系散文詩(四)

Marco Antonio Montes de Oca

馬可·安東尼奧·蒙得士·弟·阿加，墨西哥詩人，生於一九三二年。自一九五三年出版第一本詩集以來，每一二年即有一本新作問世。在論他自己的詩時，蒙得士·弟·阿加說：“我的詩……將平舖直敘或暗喻的動作置於對比的而非重複的節奏之中。有時如此多並置的景象，可構成一臆想的標的物，初讀或不易欣賞到……”

雙手

我喜歡這雙上帝設計來了結我手腕的手。它們也是愛撫妳、玩妳的特權者。我將它們伸在眼前。我舉起小指，作為月亮的柄，一根了結於鈣質甲冑的莖。我舉起另一個手指，中指，以兩指的動作，我忽地在牆上為我的孩子們造出了動物活生生的影子。他們奇怪居然有黑色的騾子能在垂直的牆上奔跑。那滿是裂痕的牆本來只是蒼蠅的世界。他們驚異地看到原來手中居然會有比諾亞方舟裡更多的動物。這雙手我可以用來擊開甜甜的無花果。用來捕捉活跳的鮮魚。有時我的雙手會絞合得甚緊，緊得祈禱的死屍無法鑽入。有時我將它們擲入空無，不理是因怒或因喜，我不懂的是：為什麼它們還是停留於那樣的狀態。我真的不明白，它們為什麼不飛走。

影的熔合

額頭連接如發怒的稜角。妳的嘴同我的嵌合，愛在其中被運輸。結合了。結合於擁護。結合於傳輸信心之連串的閃電。結合於純淨。一似紅色同弗列吉的便帽或初生的邏羅的連體嬰樣的結合。結合如日月蝕，也似大火。又似緊網我們肉體的水帶乃至呼吸困難。結合於痛苦同歡欣。結合了。結合了直到我們過量。

記憶之誤

記憶復返一如激烈的回旋鏢。八年前一塊破片傷了我的左腳跟。九年前我這雙天不收的眼，在一間博物館的珍藏中，看到一張木乃伊的臉，就像乾泥，像棕色的繃帶纏在印度紅的骷髏上。十五年前俯臥在半開的水龍頭下，我凝視黑同藍色的水滴輪流地滴下，整個早上一直間隔有序從無同色的兩滴一齊滴下。二十年前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一握半透明的光彩，在食指處被一蝴蝶的翅切斷，它在掙得自由之前一直不停地動。二十五年前，你得原諒我，我不記得曾發生過什麼。一個漠然的請求，某種不曾預見的宿命阻礙我乃至未見到急彎。就在完滿結合出現之前，記憶的項鍊斷了，兩三個環節脫失，不成其完滿。即使事實如此，我亦欣然接受後果：偶發事件能粉碎自大。一種形同極度堅實的紀念碑——這令我高興。

我或尤有過之

瞬息令我們迷惑。瞬息把未來包容在我的手蹟中。瞬息以井的圓嘴述說，在它的深處，自己的鑰匙鏽爛。在它薄薄的組織下，可怕的事物正在醞釀。但這都嚇不倒我。這些徵象反而強化了我的內律，即使我在廊下散步時，鋪地的小方石躍動如沸水中的豆粒。我或尤有過之；危險便是我的職志。當我再也不能忍受時，我的思考擱淺於鬆弛，或者我的風帆因憤怒而泛紅，尤其是當憶及昔日光輝的遠航之時。這裡也有危機，有可能會全然失卻自己——最少是軀體——當我優柔地踏上新油漆的別墅裡一堆瑣細的木條上時，未熟練的重手一貫地壓迫我，我正學著怎樣畫。

秀陶·譯

林肯公園的假日

林肯公園的假日
草坪舒展的軀體滾滿晨風
那些從墓地邊緣漫延過來的青草
被陽光踐踏著

忐忑不安
是湖面擴展不已的漣漪
這張唱片永遠轉動

作為唱針我站在水邊
我能聽到我的倒影
在另一個世界劃出的音調嗎

在水底 目光之外的黑暗深處
徘徊著我的前生
兩隻燈籠 一團篝火
碩鼠擠進它們的洞穴

李斐

卡拉O.K，哈囉O.K
只要O.K就湊合的日子
那天唐人街閑溜我心情O.K
O.K的口形去推測黎明後日出日落
張學友巨足安良三樓O.K搖擺去秋
印度皇宮林子祥葉倩文情人節相敘O.K
我數著褲袋硬幣躊躇欲去大西洋城O.K
或者從做一個O.K的人
不再寫他奶奶不O.K的詩
捱今日生存搏明日生活保障混下去O.K
用O.K標準去衡量生命法則
當全城的人嘴形都圈成O.K
路人皆道O.K造勢成時興文化
何必趕頭趕命和自己不合作O.K
到雜碎館去穿侍者制服懶說O.K

九六年三月三日紐約

中國城

K. 我那天

。達文。

彷彿來自戰爭遺忘的關門
日常中繁忙的管壁驟然透明
是言辭令我們陌生的寬敞瞬間
一把冰刀交叉血脈

在溫度流離的風景中
廣場焚燒了測量赤裸的火
在這裡 蒼穹是蒼穹的故鄉
呼吸完整 空白相對

那是比沉默更蒼白的大理石雕像
我真愿聽到死者的聲音 死者
影子般瀾散的重量使鏡面光滑
冬天冷得使黑暗無法清晰

血肉祭壇

■ 夜耕者

爬在方格上
你咳呀寫呀
直把燈花寫謝了
把夜露咳重了
直把硯池裡的墨寫白了
把月舔殘了

氣息急速吐納
將筆一投
你奮力躍入那方寸之間
將自己嵌成一個亭亭的瘦金體

雞叫一遍

王露秋

8-10-96

悼

——環航800次班機無辜的罹難者！

(其一) 空難

夕陽何幸？
目擊一顆濺血的流星

裂 裂
爆
裂 裂

何其淒迷
歷劫的燐火
在盤旋急墜的暈眩
在脈絡賁張的霹靂
仍惦記著自己的
親人和家園。

(其二) 苦海

海嘯無言卻又懂得嚎哭的海
浮起一本褪色的詩集
一本寫滿悲劇的詩集

海嘯洶湧卻又急於死寂的海
浮起一隻絞痛的球鞋
一隻踩盡風塵的球鞋

接著海嘯接著是什麼？

基督的臉蒼白憂戚。並且
嘔出很多很多疑惑？

九六年八月維州

。恆行。

新大陸叢書書目

1 河傳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2 溫柔	詩集	心 水	已出版	\$5.00
3 細雨淋在青石板上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4 氣候窗	詩集	達 文	已出版	\$5.00
5 苦水甜水	詩集	千 瀑	已出版	\$5.00
6 童話世界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7 錢江賓客習字集	書法	王施小菱編	已出版	\$5.00
8 怒海驚魂	小說	黃玉液	已出版	\$10.00
9 白馬無疆	詩集	果 風	已出版	\$5.00
10 四方城	詩集	陳本銘、遠方 陳銘華、達文	已出版	\$8.00
11 魚貝短篇小說集	小說	魚 貝	已出版	\$15.00
12 此情可待成追憶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6.00
13 我用寫作驅魔	文集	心 水	已出版	\$10.00
14 本命年	詩集	遠 方	已出版	\$5.00
15 愛之旅	詩集	陳齊家	已出版	\$5.00
16 春天的遊戲	詩集	陳銘華	已出版	\$5.00
17 夢回堤城	文集	吳懷楚	已出版	\$8.00
18 詩人與同性戀詩人	論介	劉耀中	已出版	\$10.00
19 月比故鄉明	文集	郭 揮	編輯中	
20 新大陸詩選	詩集	新大陸詩刊	編輯中	

*郵購以上書籍，每冊國內請加郵費\$1.50，國外\$2.00。寄：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 天 空

秋原

1

感恩節過後，天空便開始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那些回來過節的人熱鬧哄哄一兩天後就像候鳥一樣匆匆走光了。那本來就單薄得可憐的陽光，那些沒有歸屬感的雲，甚至那些喧嘩了一陣子，開始變黃的楓葉也統統走了。剩下來的，就只是這一排排結霜的古老的房屋，像一本本厚重而封塵的舊版書，在圖書館一角的書架上，眼巴巴地等著有人來……就算隨便翻一兩頁也好。可是……

2

感恩節過後，天空愈顯得心事重重。一整天，它只是一語不發地拖著霧翳的沉重的身體；在無人蹤的小街上徘徊。有時候，他走到荒置工廠外面的空地上，一動也不動，對著什麼風景也沒有的地平線發呆。在逐漸變冷的夜裡，天空也常常失眠。好幾個夜晚，我們聽到它吹著落葉，沙沙咳嗽的聲音。

天空這種情況，真教人擔心。

3

到了冬天，悲劇真的發生了。天空從高空飛墜下來。它雪白龐大的屍身，蓋覆了東部好幾個州和幾十個大大小小的鄉鎮。事後人們要花了一個多月，才能夠把它的殘骸像一隻隻翻了肚的鯨推到水裡去。

4

對於天空的悲劇，我不知道該說什麼。我祇是在想，那些人要是沒有回來過節，天空會不會自殺？

1996年9月加州

。斯冰

鎗與玫瑰

分手吧！

當她和他理論了三十分鐘

從拔尖墮入高潮

遂相互扯繞為強辯的僵結

她祭出最後的招式

我們分手吧——

他嚎叫

——每次你都不惜以這鎗

貼抵我的心臟

分手也能是鎗？

一句話也能是噤克上膛的子彈？

她愕然 驚震地醒了

最初她是一叢玫瑰

柔情地擦開花朵向他

怎麼，女人的瞬息可以

溫灸的玫瑰一變為礪硬的鎗銃

一次再次在失神中點指著他

而且 她閉上了眼

這一次

以僵冷發白的指節

扳機！

他中彈 退後消失在拐彎的屋角

她踉蹌地返回

捂著心

裡面也濺開一灘玫瑰

那鎗劃出一弧迴旋的彈道

九六年八月加州

陽光

先是啓蒙
然後諄諄教導
要冷靜
要習慣理性思維
不斷創造文明
祇是爲了
能信手——加以摧毀
爲了更多的廢墟
最後甚至不惜出賣自己
如此而已

月光

這是感性的底色
不必思辨
不必看清什麼
祇隨著感覺
隨著情緒去追波逐瀾
一個愛吻
一杯美酒
一支舞曲
便足夠讓你
飄飄然幾千年

星光

現場保護得很好
閃爍也許是種暗示
微弱的亮光則是指紋
不過太久遠了
是自然災變
抑或雜有怪力亂神
案情的來龍去脈
至今撲朔迷離
向來欠缺推理能力的人類
幻想當福爾摩斯

■黃奇峰

父親節那天，我收到女兒的魚賀卡，教會贈的魚味夾。可能大家知我喜魚，生命像魚。

魚

當我還是魚苗，
日本人的槍炮封鎖了海岸線——
我冒死游回鄉下的魚塘。

魚塘中，我喜歡躍過塘，
但始終塘不如海，
於是趁紅潮泛濫，
順人流流入大海。

又未甘蟄居小漁港，
羨慕鯨鯊的稱王稱帝，
遨遊在大洋中，
跨洋過海，揭開另一新頁。

大洋裡，人事政治
複雜更勝原始森林，
也不過平平如是了此一生，
倒不如在塘裡，
悠悠自在過一生！

隱題詩

——贈夕夜

■
陳
方
圓

一度曾經對鏡作淒厲冷笑
條條深刻紋路
陳列著歲月傷痕斑斑如鏡花迸裂
舊事往往是最苦最痛的夢魘
的歷在目；血水之於戰爭是鮮艷的養份
乳汁，便是寂寞思鄉時候的佳宜飲品
罩不住喧鬧的春天如紅梅在歷史潰腐
成爲隱伏的蛇蟲噬心椎肺
爲何地裂天驚仍是難以詮釋真諦？
一步一回首
網絡織連的漫天苦雨無端洒落
閉目靜思，黯然焚香暗禱
垂垂老矣；日子愈搓愈長愈是無奈
的確時間未能化爲不朽
幽幽的心境乍然夢醒
簾裡簾外，總有人提心吊膽走過
一九九六年七月加州西柯汶娜市

後記：夕夜詩兄曾因文字惹禍而遭關進越南監獄多年，獲釋後其妻兒卻已先離鄉遠赴加拿大而再度和家人分別；月前終於得聞詩兄已離越抵加定居的訊息，未幾即接獲他從加拿大寄來與妻子合拍的照片，相隔二十餘年，想起上次相聚談詩，各人仍是年少風流，如今卻已鬢髮漸白。想及歷史的巨變，另多少人家國流離，心內澎湃之情久久未能平復，遂以夕夜詩兄舊作詩句試寫隱題詩一首，算是爲了那些離亂日子所作的一段紀要也罷。

我
跟
雨
開
了
一
個
不
小
的
玩
笑

我若一片
大好的
綠葉

從遠處一路跳撲而來的
一大群小小的蝗蟲
來勢如蜂

噹噹嗒嗒
瞬即攻陷
我這座屹立的青山

其實
我祇是穿綠色雨衣
站著戲雨的那人

一大群小小的蝗蟲
便相繼
賴在地上

絕望
成一片不知走向的
流水

越南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二日

■
銀
髮

區
劍
鳴
。
囚
牢
。

1

回憶的鏽蟲 朝朝夕夕
沙沙作響蛀食我鐵質的頭顱
猶如大峽谷層次凹凸的紅土
歷歷可數 剝落時空無可挽救的深度

鷹躍不起 星墜不下
載斗的局面是頂地立天
憑你聆聽天稟的雙耳
猶聞一片悲壯與快感
一氣呵成的風
割耳久久不減

分娩之痛 埋藏在牙床內腹之地
遂有裂膚之欲 割肉之祈
一串串的理想瑰麗的琉璃
竟耐不住輕輕一擊
鑰匙孔處的自由 也窄小如豆
是非是容身立足之處
包裝過的笑與哭 打開
是瀟灑漫天的紙灰蝴蝶
在空間卻沒有重量的感覺

祖國的繭
信念孵出的一窩蛇
拉力強過吸力的年齡接力
如何把夢幻的情緒抽絲剝繭——
至最純真的裸白的零
交還原始的黑

管太陽
依舊東昇不東昇

9/14/96

秋原 詩的清流 (上篇)

。試譯美國女詩人詩作五首

前言

文學批評中有女性文學一派，其立論著眼於生理、心理與社會文化等因素構成若干女性特徵。

1. 生理因素：論者指出，女性因有月經、懷孕、生產、哺乳等等與生殖有關的生理現象與經驗，為男性所無。女性的感覺經驗較男性複雜、細緻，且較傾向於直覺的經驗。

2. 心理因素：弗洛伊德認為；女性因無陽具，故先天上有缺憾之感，較傾向於自卑以及對男性產生嫉忌。嬰兒最初認同的性別為母體，故女性為人類個性發展之基型。女性主義者則認為，女性的性感官能遍佈全身，因而較男性更為敏感。

3. 社會文化因素：論者認為；男性在社會中一向處於支配地位，女性的地位角色多由社會文化所約定、支配，故女性多傾向於被動而有抑壓之感以及情緒波動。女性主義者則認為因為這樣女性較為反叛，富想象力，富同情心與寬容。

時至今日，女性在各國的地位雖已大為提高，但在社會上仍未能完全取得與男性平等的地位。社會文化的因素對女性的角色，影響極大。反映於文學藝術，雖無一定的性別之分，但宏觀兩性文體，似乎各有特徵。一般較為大家所接受的特徵是：女性文學較傾向於直覺經驗，觸覺敏銳，觀察較為深入細緻，而作風多傾向於婉約。而男性的作品多傾向於知性，豪邁，剛強與粗獷。當然，從微觀來說，男性文學不乏婉約之作，反之女性作品亦有豪邁之風者。

我向來喜歡女詩人的作品，究

其原因可能與女性文體的特徵有關。從女詩人的作品中，我發現除上述的特徵之外，更重要的還有：真誠的創作態度、取材多自生活的直接體現、較傾向於口語化，也更具個人風格。女性的傾向於直覺經驗，在現代詩中更得到有利的發揮。因而，從女詩人的作品中，我往往體驗較豐富的經驗世界，細緻的刻劃，更感受到詩人在作品中的每一個脈搏。回溯詩的現代化之初；曾一度強調主知，本為反對浪漫主義之濫觴。然而時至今日，詩壇上卻充斥著各式各樣的“氾濫”，大多虛誇浮飾，故弄玄虛，對宇宙人生缺乏深刻的體驗，對創作技巧不屑一下苦功，意象與詩語言跡

近僵化，大多僅僅為形式而形式，為主義而主義，毫無個性的濁流。真正有創作良知，有生命力與個人風格者，幾乎是鳳毛麟角。本期特別試譯幾位美國女詩人的作品：Sylvia Plath的鏡子，Niki Giovanni的我寫了一頓好拌蛋，Anne Sexton的食物，Phyllis Koestenbaum的海樂哀，費瑾鮑是一件雕塑，Sharon Olds的玻璃杯等五首。它們的時代背景與派別影響各有異同，不一定是詩人的代表作。但肯定看到的是真誠的創作態度以及藝術技巧的修養。它們代表的，可能就是今天詩壇所必需的一股清流。

。 Sylvia Plath

鏡子

我是銀色和準確的。我毫無成見
凡是我見到的，我立刻吞噬
原原本本，沒有好惡之別。
我並不殘忍，只是忠實的——
一個小神仙，四角形的眼睛
大部份時間，我對著牆壁出神。
它是粉紅色，有些斑痕，我望著它太久了
把它當做我心的一部份，然而它卻閃爍不定。
臉與黑夜把我們反覆地隔開。

如今我是湖。一個女人俯身向我
搜索著湖水要看清她自己的真面目。
可是她倒求助於那些騙子，蠟燭與月亮。
我看見她又回來了，我如實反照
她報我以眼淚和震顫的手。
對於她，我是重要的，她來而復去
每天早上正是她的臉取代黑夜。
在我內裡她淹死一個少女，而我內裡一個老婦人
日復日地朝著她浮現，像一尾可怕的魚。

劉耀中先生在《新大陸》第33期以〈曇花一現的詩人〉為題介紹過Sylvia Plath，這位傳奇性的懺悔派女詩人的作品；充滿神話式近乎瘋狂的幻想，氣氛詭秘。她的作風大膽，大多是女性自我的暴露，挾以激情的口語，帶有強烈的反叛意識。所採用的意象，鮮明活躍。〈鏡子〉一詩，卻

是女詩人罕見的知性之作。

此詩以〈鏡子〉表現歲月的無情，取材本屬平常。但再加以細讀，我們不難發現詩人的匠心獨具以及此詩的有機性。詩人對事物的洞察力非常銳利。由鏡子、神仙、眼睛、牆壁、臉、白晝、黑夜、心，以至湖、蠟燭、月亮、淚水、少女、老婦、魚等……

意象與意象之間的關係運用，既準確又嚴密。尤其在時空的安排上異常巧妙，表現出多層次的意境。至於神秘氣氛的營造，以及口語化深入淺出的表現，正是女詩人的一貫作風。證明了女詩人的才華，並非浪得虛名。

Niki Giovanni

我寫了一頓好拌蛋

我寫了一頓好拌蛋……也吃了一篇好詩
在愛上你之後

扣上車子的鈕……也駕了我的大衣回家……

在雨中

在愛上你之後

紅燈我繼續開……綠燈我停了下來……在紅綠

燈之間一些地方漂浮……

一會兒西一會兒東……

在愛上你之後

我把床捲起……舖開我的髮……有點茫然

可是……我不管……

我拿出，牙齒……漱洗我的睡袍……然後我佇立……

然後躺下自己……

睡覺……

在愛上你之後

Niki Giovanni享有“黑人詩公主”之譽。她的詩熱情洋溢，處處關懷人生，批判社會。她的表現技巧圓熟，乾淨俐落。詩風溫柔而有機智，並且帶有一股不肯妥協的氣質。

此詩的妙處在於：詩人僅僅把

我們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之邏輯關係，稍為移動，便能像玩魔術般，產生新的經驗，使一個女性在戀愛中茫然失措地渡過一天的情景躍然於紙上。雖屬小巧，卻真摯感人。此足以證明，一個觸覺敏銳，觀察入微的詩人，在

取材上往往能夠達到俯拾即是點石成金的境界。

此詩音律優雅，詩中多有押韻，但譯文則無法有此效果，故將原文一併刊出，以饗同好。

I Wrote a Good Omelet

I wrote a good omelet ... and ate a hot poem ...
after loving you

Buttoned my car ... and drive my coat home ... in the
rain ...
after loving you

I goed on red ... and stopped on green ... floating somewhere
in between ...
being here and being there ...
after loving you

I rolled my bed ... turned down my hair ... slightly confused
but ... I don't care ...

Laid out my teeth ... and gargled my gown ... then I stood
... and laid me down ...

to sleep ...
after loving you

越華現代詩的分期及其影響來源

——質疑陳國正〈青黃相接春風吹〉

◎陳銘華

南越現代詩壇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曾有過一段興旺的日子，但當時政府對出版物控制得非常嚴緊，所以華文現代詩的出版物寥寥無幾，大多只能在各華文報副刊借版刊出而已。待到1975年南越變天，詩人逃的逃、跑的跑，定居世界各地後的詩友，能堅持創作下去的已不多；逃不掉、跑不了的也知機地消聲匿跡了。資料原本匱乏，戰後散失不全，知其事者又不願出來說話，要釐清越華詩史，實非一件易事。

1990年在胡志明市出現的〈桂冠〉，是華文《解放日報》上的一個文藝版，幾年來發表了好些當年詩人的作品，新人也漸漸多了起來，形成了一個新的“越華詩壇”。但文學應該是一脈相承的，任何有關的討論，一定會包括本土的、或已經“外放”的越華詩人們對當年史實的回顧。最難得的是，筆者還讀到像香港詩人胡國賢先生〈不接亦相接的青黃〉（1994年5月香港《詩雙月刊》總29、30期）這樣非越華人士執筆的有關文章。當時很為沉寂多年的越華詩壇又再得到外界的注意而高興，立即寫了一篇回應文字〈關於越華詩壇和詩人的幾個問題〉，發表在《新大陸》26期（1995年2月）。呼籲今天大多仍然“健在”的詩友以“當事人”的身份來說話。

直到今年終於讀到一篇自稱是代表了“一群還居留故土的眾現代詩友”的文章〈青黃相接春風吹〉（副題：談越華詩壇三十年），作者署名“陳國正”，發表

在1996年7月1日台灣中央日報副刊版〈越華詩輯〉內。文中指出胡文、拙文及一篇筆者至今無緣讀到，作者據云是陶里先生的文章（〈越南華文文學的發展、擴散及現狀〉），俱有疏漏之處，又特別注明筆者60年代時未及弱冠，所以謬誤之處頗多，“反之胡國賢與陶里較準確得多”。

筆者今年40歲，離開越南時年僅21，雖然生長和開始寫詩都在越南，但居美卻也有十餘年了，不必諱言感情的比重早已後來居上。自《越華詩選》停擺後，更無意對“越華詩史”再作什麼探討！回應胡文的本意不外就所知提出幾點補充與胡氏商榷，絕非如陳國正所云“……有關越華詩壇三十多年來的演變過程……”這樣的大塊文章，不存在什麼疏漏的問題。只是由於陳文並無論證或列舉拙文“謬誤”之處，很容易給讀者一個“既然拙文一概謬誤，那麼拙文所列胡文有待商榷的地方，胡文應該正確”的錯誤認知！事關越華詩史，筆者認為有必要將拙文中提到、可能有爭議的兩點再略為說明如下：

1. 將越華詩人分期其實並沒有什麼不妥，只是胡文中所謂的前期，不論時間指的是60年代抑或1975年之前，陳國正皆不能列為前期詩作者。此是根據筆者為編選《越華詩選》時所搜集到的資料與及求證於許多“當事人”（包括《十二人詩輯》中的現任《新大陸》成員）而得出的答案！陳文副題雖然標明是“談越華詩壇三十年”，可是文中拉拉雜雜

的將一些與詩全然無關的、曇花一現的文社、作者（自然包括陳氏本人）都牽扯在內，有意地造成混淆，以致陳文提出的許多所謂證據，不但於澄清史實無益，更增加了外界的困惑！

2. 越華現代詩深受台灣現代詩的影響，這一點應無爭議。不過1966年《十二人詩輯》出版之前，台灣詩刊已在越華詩壇之間流傳，而余光中、洛夫等詩人的作品亦早已造成影響（從《十二人詩輯》的許多作品中可以看到他們的影子，當然這是筆者個人之見，且屬另一專題，非本文所能詳及）。吳望堯在越南經營“天龍洗粉廠”；洛夫1965年11月出任中華民國軍事援越顧問團聯絡官，這兩件事其實對越華詩壇並無直接的影響。這一點，《新大陸》的顧問、昔年台灣“現代派的大將”——秀陶，當時也在越南，他應該比誰都更清楚！

至於香港的影響，胡文指的若是1990年後的越華詩壇，則筆者不便置喙。但文中顯明地包括了1975年之前的越華詩壇，因此筆者指出，香港“真正”具有影響力的現代詩刊《詩風》流入越南時已是《十二人詩輯》出版多年後的70年代（查《詩風》創刊於1972年6月，停刊於1984年6月）。另據陳國正說《當代文藝》在1965年間就受廣大讀者喜愛（這裡有一點應該說明的是，台港文藝刊物在西堤大多僅限於傳閱，只有少量在書店、書攤出現）。筆者個人確是在1970年左右才看到《當文》，但陳氏既云有“藏

書為證”，則《當文》在南越出現的時間自然以此為準。然而，《當文》的主編徐速先生對現代詩的態度乃是眾所周知的事，《當文》亦非純詩刊，每期發表的詩作數量並不多，對越華現代詩是否曾產生過影響，這個問題相信陳氏心裡亦早已有數了的！

除了以上兩點說明外，筆者對陳國正的文章還有幾個問題一併列舉如下：

1. 陳文稱“回顧六十年代初期，此間大大小小或早報或晚報共六十多家之眾……”，若非筆誤或報紙誤植，請怨筆者寡聞，委實要請教越南的華文報刊何來六十多家之“眾”？

2. “……陳銘華則在越華新詩蓬勃發展的六十年代中期時，還未及弱冠，正在越南中部的一個小市鎮——從義縣（筆者按：從義非縣）讀小學，所以謬誤之處頗多……”按陳氏所說，莫非明史一定該明人來治？越華詩史非代表“一群還居留故土的眾現代詩友”的陳國正不可說？那麼明人一輩子裝聾扮啞，他人也不能說？說了亦然謬誤？抑或明人一鳴呼哀哉之後，明史便只有付諸闕如？這樣的邏輯，簡直愚昧！如此的“說史”，何異於強不知以為知、可笑復可憫的明人莊廷鑑？拜託！別再往自己臉上貼金了吧，否則一個不好與莊氏前後輝映，豈非筆者始作俑之過？

3. 如果一定要照陳氏的邏輯而論，則“留在故土”有資格說話的詩人尚有謝振煜與及《十二人詩輯》中的銀髮、李志成、餘弦等人；“外放”的也還有《十二人詩輯》中的藥河（陳本銘）、我門（秋原）、恆行、荷野等人，似乎輪不到陳氏說話吧！不然，當年許多的冬烘先生、詞長詩

翁，年齡比陳氏還大了一截，是否更有資格來談越華現代詩的問題呢？

總而言之，越華詩史的整理是一件困難、須要不分是本土或是已定居海外的越華詩人所共同努力去完成的事。口口聲聲“自越南外放”（說不定還應該謝謝陳氏筆下“留情”，還沒有將“外

逃”、“叛國”的帽子扣在筆者頭上），或且斤斤計較於前期、後期都是無補於事的！作品的好壞才是衡量一個詩人的標準！筆者非常希望大家能平心靜氣地討論，實事求是將歷史真相找出來，將越華詩壇的好作品拿出來！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日洛城

讀詩隨筆

爸爸是誰？

◎秀陶

話說宙斯(Zeus)這頭種豬一樣的天神，生性風流，愛攪男女關係。天體的眾女神，或經威逼，或經甜言蜜語，或干脆霸王硬上弓，同他結過善緣的真是屈指難數。經此種露水姻緣而生的子女，更是連他自己都難計得清了。

他同司記憶的女神Mnemosyne便生了九個女兒。這九個女兒，至少九個，雖然各有名字，各有職司，只因所司皆同文藝有關，後人便統稱文藝女神，而且統稱繆思(Muse)。她們的名字及所管轄的地盤如下：

Calliope專管史詩。

Clio專管歷史。

Erato專管情詩或性詩。

Euterpe專管抒情詩。

Melpomene專管悲劇。

Polyhymnia專管宗教詩。

Terpsichore專管舞蹈。

Thalia專管喜劇或田園詩。

Urania專管天文。

（我之不厭其煩地把她們這些名字一個個字母抄下，而不譯成中文，就是怕一旦譯得不準確，到時張冠李戴天下大亂。第一個名字譯出來不就像是那個有名的埃及女皇麼？光是Muse中文裡

便有繆思，繆司，妙詩等不同的譯名哩！）

看吧，九個繆思之中剔去隔得離詩遠一點的管歷史的Clio、管舞蹈的Terpsichore、管天文的Urania，剩下的也還有六個。而且舞蹈不是也有人說是動態的詩麼？勉強要算作七個也可以的。

今人愛講什麼“繆思的孩子”，什麼“繆思最鍾愛的女兒”，“繆思這樣……”，“繆思那樣……”，但總不指明是那一個繆思。更不指明那一個繆思同那一個臭男人的孩子，這樣不明不白地不是換一個方式罵人是來路不明的私生子、野種，不知爸爸是誰麼？（連娘是六個或者七個阿姨中的那一個都不清不楚哩！）這還成話麼？對不太看重人倫的外國人而言或者無所謂，中國人麼？不吃耳光才怪！

其實中國便沒有詩神麼？我們每年划龍船吃粽子是紀念誰都忘了麼？而划同吃的那一天不是還訂為詩人節麼？如果說今天的中國詩人都是屈夫子的苗裔，大家或都能欣然接受。再不成我們還有詩仙、詩聖哩，幹嗎一定要繆思繆司妙詩夾纏個不休呢？

簡論

散文詩(二)

秀陶

本來在敘述到夏氏之前尚有一二位在散文詩方面有其開創性，且有成就的詩人，如馬拉美、韓波等理應一敘。

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這位沙特後來稱之為“虛無的詩人”。以韻文詩的lyric風寫散文詩，lyric原為韻文、歌詞，中文譯作“抒情”，韻文之流動即使鬆散一點也有韻律支撐、維繫，不至於散掉。散文詩“抒”得多時，既無韻律網繫，易失去重心成爲一堆瑣碎，篇幅一長，尤其馬氏作品，主象徵而忌明言，常使人不能終讀。在散文詩方面實不足爲範，是以不引錄了。

韓波(Arthur Rimbaud, 1854-1891)其傳世的《地獄的一季》(Une Saison en Enfer)及《照明集》(Les Illuminations)皆成於三五年間。韓氏爲出名之天才型詩人，寫作之時期甚短。從攜同《醉舟》至巴黎結識同性詩戀人弗爾倫(Paul Verlaine)始，至廿五歲去非洲阿比西尼亞走私冒險止，數年之間，天才橫溢。其作品呈早期超現實風，混亂而不易捉摸，茲不舉例了。

夏氏爲猶裔法國人。出生於一八七六年法國濱大西洋的小城京坡(Quimper)父業裁縫。夏氏自幼獨闖巴黎，與畢加索成爲好友，同住一室。其時正當立體畫風流行，乃至夏氏之詩作亦有人稱作是立體派者。其名作爲《骰杯》(Le Cornet A Des)骰杯者擲骰前搖骰之角狀杯也，出版於一九

一七年，上下兩卷，收散文詩數百首。一九四四年終戰前死於納粹集中營。

生命同海潮

有時一種神秘的光會容許我們瞥見浪峰，也有時我們樂器的聲音會掩蓋那日益接近的海的喧鬧。別墅的夜任海圍繞。妳的聲音反映出地獄之聲的味道。而鋼琴除了像嘹亮的陰影而外，什麼都不是。而妳，安詳地穿著紅外套，用弓尖碰碰我的肩，正當那情緒的洪流擋住我時，“從頭再來過！”妳說。呵生命！呵悲哀！那永遠從頭再來過的痛苦呵！多少次當大海圍攻我，多少次我說過：那無所不在的煩惱何其真實呵！天啦！“從頭再來過！”而我的心境，正像那別墅，一到夜晚就叫人怕。夜晚從不爲我留下什麼，除了那春分時的潮泛。

惡魔的到來

黃松木的梳妝台下面有個洞，在右角靠窗處，那就是老鼠上來的地方。浮吉哈街有一條黑巷，那便是跟蹤我的兩個罪犯出來的地方。天上有個黑洞，在天空同地平線相會的左方，那便是掩蓋地平線的黑雲出來的地方。

嗚呼！

我是祖父的翻版：同樣的窄肩膀，同樣尖刻的語言。一個人爲

什麼要有兩個版本呢？

贖救

一個天使以夢的方式向我展示了幾個亡友的命運。我不想提名道姓地重複那些了。至於我自己，在夢中是個木匠，每片我碰觸到的木板都變作火焰。大而薄的天使便撲滅那火。

夏氏作品甚爲特別，即使在今日讀來仍算得非常前衛，而且變化多端。讀其作品，自能看出是超現實派之前驅，後起的年青超派人物，自夏氏作品批發了不少理論及實際。之所以不見夏氏之名出現在超派名單中當有其他原因。泊列東組成超派部份原因是政治性的，目的在控制詩壇。觀其成員一下子開除，一下子又恢復“派籍”，與某些政黨之作風如出一轍，當可瞭然了。一九一七年出版之《骰杯》的自序中，夏氏彷彿有建立理論之企圖，提出了Style及Situation兩字，下過一番精闢而與歷來大不相同的解釋。所謂Style歷來的理解即是“風格”，夏氏卻解作“創作的意志”，令你離群，與眾不同；至於Situation則是距離，僅能自讀作品而感覺小小的戰慄中得到。兩字經他一解真是不易捉摸。筆者實無法找出相等的中文詞字將其譯出。而後他應用這兩個字，將前行的散文詩人如馬拉美、韓波等月旦一番。他認爲馬拉美有其Style，作品如少點裝模作樣同晦澀的話，或可成爲典範。韓波麼？除了一點波特萊爾式的“驚奇”而外，既無Style又無Situation，所有者浪漫式的混亂而已。今人所見韓波者，僅因他開擴了感官的世界而已。讀韓波如讀

珠寶店的櫥窗，但韓波不是珠寶，散文詩才是。波特萊爾及馬拉美的散文詩中，有太多的教訓、喻言，要不得。最後夏氏所推崇的也僅只柏唐及另一位名Marcel Schwob二人吧了。

幾乎與夏氏同時者，有詩人比爾·黑否地(Pierre Reverdy, 1889-1960)泊列東在發表超現實主義第一次宣言裡，即崇奉黑氏為“最偉大的詩人”。因超現實主義的特別技巧，如聯想的方式，驚奇的跳躍，異象的並列等，都曾經黑氏試驗、使用過。黑氏出生於田園，居巴黎十數年，結識畫家畢加索、馬諦思及詩人阿保里奈爾、夏可白等。一九一五年出版散文詩集(Poèmes en Prose)。一九二六年後又返居田園，詩作約每年一本。

黑氏雖言：“詩，一定要攻擊，最起碼也要規避理性的束縛。一首詩就是一途旅程，自己創造自己的終點。”然而觀之黑氏作品仍隱有理性可尋，不似後來超派作品之走火入魔，滿篇囁語也。茲錄數詩，或可見一斑：

線與形

雲隙有天際的藍；叢林的空處亦呈青綠，但城市的輪廓卻囚禁我們。迴廊的圓拱，窗的方塊，屋頂的菱形。

線，除線之外一無其他，爲了人類建築的方便。

我的腦中除線之外亦無其他，要是我能把它們理出一點頭緒來就好了。

詩人

他的頭在燈罩嚇人的覆蓋之下。人是綠色，雙眼泛紅。一個一

動也不動的音樂家。他正熟睡；被截斷的雙手，奏著提琴來助他忘卻苦楚。

隨便那裡也不通達的樓梯繞屋而爬。沉復無門又無窗。一一摔下而又跌之不死。瞬間重又爬回樓梯，再度來過，並一直著迷於那個音樂家，那人仍以他不聽命於自己的雙手奏著提琴。

候車室

你死亡的唇一吻，我便自這或將獨處一世的小客棧離去。沒有庭院，乘古老的驛車一逕上路，那車在沉靜並濃烈如煙的塵埃中一往直前。

旅程，安然的離別。我們將抵達，我們將無盡地上路，離去，無論多少次。

而那些樹，電桿，房屋都將依我們的時代而成形。

當然以我們讀現代詩的經驗言，這幾首詩或根本不能算是“無理”的或者“載道”的那種理而已。說風景中有線，腦中有線像是無理，然而我們的古詩中不是也有“剪不斷，理還亂”那樣的思緒的線麼？

再看第二首所寫詩人的困境，手是截斷的，不聽命於自己的。人跌之不死，爬上跌下一次次地重複。筆者只能嘆爲“準確”。〈候車室〉的最後一段，純然是古典的，開放式的，可令人思之不盡的終結式。

散文詩至亨利·米修(Henry Michaux, 1899-1984)一變，米修創造了一個非現實的世界。常有人將米修劃作超現實派，不對。米修的作品，作品中的事件、人物看似荒誕不經，但骨子裡卻是

嚴肅而古典的。絕非超現實主義作品那樣譫語式地無理取鬧。他看似隨便的筆鋒一轉，便能創造出一個虛幻的現實世界來。同一度風行於南美的所謂“魔幻寫實”(Realismo magico)亦不相同。

馬奎斯聽說作過大量的格物的功夫。因爲要發掘現實中神奇的現象，基本上便不能誤錯或歪曲自然現象的細微末節，其寫〈百年孤獨〉前，遍讀廿四卷大英百科全書，研究過火器、毒藥、疾病等，細至龍蝦的雌雄，七千二百十四枚金幣的準確重量等都有考究。米修卻只是自由地出入於現實同非現實，雖不研究現實的科學性亦不違反它的機械性。配以流暢幽默的散文體，所創造的非現實世界亦即散文詩的新世界。

筆者在一九九一年出版的《詩象》第一期上，曾譯米修散文詩十七首，現錄數首作例：

雕像與我

有空的時候我便著手教雕像怎麼走路。一想到她恆久的少活動，這當然不怎麼容易。不是對她不容易，是對我。我也確認我們之間有好大一段距離。我還沒有笨得連這個也不知道。

人家說一副牌裡面你總不能老拿好張子的。所以我們就開始了：

最要緊的是她的第一步得像模像樣。此時此地這第一步也就是她的關鍵所在。這點我也懂。就因爲我太懂了我才這麼苦惱。結果是我出盡了從未曾有的全力。

站在她旁邊，我精確地摹倣她的姿勢，腳像她一樣的抬起，我的身子硬得像是要打進地中的木椿。

天哪，摹倣是永遠無法完美的

，不管是腳，是弧形，或者足踝的角度，整個的風格——總是有什麼不對。所以長久期待的起步老不能實現。

也許就是由於這，我自己已經不能走動了。受了僵硬這樣的打擊，不管我的心意多好以及我對自己的身體多關注，整個的計劃多嚇人，我卻一點進展也沒有。

泄密

(有關一男子自百老匯街Kree-Kastel六十二樓跳下一事。他名叫本森。)

他死於休克！

他是個懦夫！當他下跌時，看到正面巨大的空間便害怕起來。只有他的軀體下跌。他，本森，退了出來，停在半空，在五十九樓，或者五十九樓及六十樓之間，望著軀體下降，下降，完成它的下跌終至摔成碎片。然後慢慢地，本森（本森的魂）才開始下降，到近處看到他的軀體已經壞得不能再棲息了，他開始有點不好意思地觀看著人群，——警察在作記錄，離去的人那天晚上又多一個故事來談。

是的，本森是個懦夫。但下跌時如果還要停留在軀體內，不理那即將粉碎的組織，確需要點不可思議的意志力。

呵！一種驚人的意志力。

有時從三樓跳，軀體摔得還不厲害。

醫生就來作人工呼吸，認為這個可憐而無用的傢伙——所謂病人還能施救，他要教他翻生。但魂已退出，那醫生無異於要雨衣呼吸。

不過，有時這也可能發生就是

了。當靈魂對於自己的懼怯感到後悔，她便偷偷地在軀體週圍摸索，打量看是否還能用。溜過去，快快地試試各個部件的協調，最後才將自己擠進軀體，立即呼吸起來。醫生也就微笑地擦擦手走開。

直率

直到目前為止，我生活中特別缺乏的就是直率。我正開始一點點地改善。

比如說吧，現在我每次出門都帶床，當我喜歡一個女人時，我便馬上同她上床。

要是她的耳朵或者鼻子又大又醜的話，我便把它們隨同她的衣服一起脫掉，放在床下，等她離去時好帶走，不好的玩意我是不留的。

如果換一換她的內衣褲有所幫助的話，我便馬上換。這些我生來就會。不過要是我見到一個更漂亮的走過來時，我就向第一個道歉並且馬上使她消失。

認得我的人說我以上這些都是吹牛，我根本不夠種。我自己也一度認為是那樣，但那只是因為我沒有任性去作罷了。

現在我的下午都愉快。（早上我工作。）

米修的作品真是錄不勝錄，篇篇精采。文字雖然像是嘻笑怒罵，主題卻是非常的認真而嚴肅。幾乎每篇都有事件或故事或戲劇作為龍骨，有時就算篇幅長一點，也不致於散掉。波特萊爾便有些長篇的議論牢騷，且不說散文詩，比之短篇小說都嫌太鬆散。馬拉美的大幅頭的抒情則更是漫無目的，等而下之了。這樣講筆者一點貶低波、馬二位的意思也

沒有。在散文詩發展進程中，與任何其他藝術也都一樣，技巧，原則等也都是步步發現的，換言之如無波、馬等人在前，米修也不能像孫猴子那樣自石中蹦出來。

與米修同時的另一位散文詩大師佛朗西斯·龐奇(Francis Ponge 1899-1988)，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條路。在題材方面而言，龐氏就像是出世的一樣。先是作格致的工夫，對一切的小生物小物件觀察入微，然後移形換位，置己心入物，以物的心情反視出來。這絕非一般擬人的寫法那樣稚拙。當然就哲學界言，人之“知”本極有限，其代入物心，能達何種程度自是大成問題。然而龐氏自成一系，其特別的散文體甚至影響到詩界以外的新小說。其文字的精準省簡，敘述層次的抽絲剝繭，幾乎全然改變了一向的散文詩的美學觀。在他的長詩〈石竹花〉中龐氏便說：“（開掘物的本性）……需要科學精神，需守藝術原則，直至有一日他的研究會當然地被稱為詩。”一般的情形下龐氏都不稱他的作品為詩。其文筆，其關注的層次，在在都令人思及筆記或哲學論文一樣，實屬異味的詩趣。在前曾提到的《詩象》第二期上，筆者曾譯介龐氏詩作十五首。限於雜誌的篇幅，長如精彩的如〈鵝卵石〉等皆未譯。龐氏之作品，或許真的由於格致的工夫作得好，一反常理，真的是愈長愈好。請看後列的數首：

雨

雨，在我守望的庭院中，正以其不同的速度落著。中間是幼細不斷的簾幕（或者網狀），或者

由於滴子較輕吧，比別的地方下得慢，一種無休無止了無生氣的下落；一種純然的大氣密集的碎片。離牆不遠的左右，下著較重而大聲的個別的粒子。有的地方那粒子像麥，像豆；有的地方則大得像石彈子。在欄杆及窗框處，雨水橫著走，在那些東西的下方，掛成凸凸的糖粒。下望整個一片片小小的鍍鋅屋頂，雨水流成薄薄的一片，各不相同的股流，滑過難以覺出的凸起處，沖起雲紋。在簷溝的接頭處，坡度雖不大，卻極力地匯成深溪，然後突然跌下成爲垂直的一條，有點像編成的辮子，粉碎在地面後，彈起成軍服的肩綬。

每一形態的速度各各不同，傳出的聲響亦互異。全部生命激烈，如一部複雜的機器，隨意而又精確。一如鐘錶，它的發條便是蒸汽下降的重力。

垂直長條擊落地面的聲音，簷溝的咯咯，以及萬面微鐸的敲打，瞬間變奏成絕不單調的音樂會，極其細緻。

當發條將盡，某些輪子仍在繼續轉動，愈轉愈慢，然後全部機器停止。如果太陽出來，一切便會很快地被抹去，輝煌的裝置被蒸發；下過雨了。

蝴蝶

當糖份孜孜地自莖升起，來到花——那未洗淨的杯蓋——的深處，大地的這番苦心經營，與蝴蝶的驕然舉翅正相雷同。

然而彷彿每條毛蟲都蒙頭而任其漆黑，那軀幹因確然的爆裂而

消歇之處，張出了對稱的雙翅。

自此，除偶一的隨機而外，飄忽的蝴蝶幾乎再不棲止。

飛行的火柴，焰火卻不蔓延。而且因了它的遲來，乃僅能作爲白花盛放的印證。雖猶似週圍去點燈一樣，終不過只像是檢點每盞燈的油量而已。它坐落在每朵花的頂端，而後又棄之如敝履，爲的是要報復那長時蟄伏於莖下那些屈辱的毛蟲的日子。

小小的船帆在空中被風摧殘，猶似生生不息的花瓣，時而在園中掠過。

論水

水永遠比我低。我看它時老是要眼向下。它就像地，就像是地的一部份，就像是地的化身。

它白而亮，新鮮而不定形。被動而又對其唯一的惡習怙惡不悛，這惡習便是對重力的偏好。它使盡了一切方法去滿足這偏好：鑽漏子、穿透、浸蝕、濾過無所不來。

這種惡習是內在的；它常無盡地作賤自己。次次都不怕丟臉地放棄形象，伏在地上不動，就像是教士的某種儀式似的。立意要每沉愈下，剛好是精益求精的反面。

由於這種對於重力的服膺，這種頑固的意識，已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它可說是已經喪心病狂了。

當然舉世都有這個需要，都在

尋求這種滿足。就拿這個衣櫃來說吧，它也表現出貼地的習慣，一旦失卻平衡，它也樂於倒下。然而在某些方面它還是會對重力作出反抗，它並不是每一部份都崩塌，某些角、邊仍會向上，亦即其中某些部份仍會爲它的形態，它的個性作反抗。

流體的定義是寧服膺它的重力而不堅持形態。乃至爲了服膺重力而拒斥一切的形態。由於這種頑固的意識，這種病態的願慮，乃至失卻一切的尊嚴。正因爲這缺點，無論它多快速地沖流或者遲滯、混亂或者兇殘，或者又混亂又兇殘，或無情地穿透，伺機地滲入，轉彎抹角，我們都可以隨意地運用它。以導管輸送，然後噴出，欣賞它降落如雨；十足的奴性。

……然而日同月都嫉妒這種獨佔性的權勢，斷然地也要插手加以操縱。尤其是當它處於一種無以抗拒的形態，諸如處於一淺沼中時，此時日照更逞其能，驅其首途於無盡的循環，如鼠爬轉輪。

水自我逸去，自我的指間遁走。次復一次而又未能走得淨然（如蜥蜴或如牛蛙）；它總在我的手上留下痕跡，其斑點需加以擦抹或經時始乾。它的逸走與留跡皆令人無能爲力。

就意識形態而言，它的從我逸走，它的自所有的定義逸走，而又在我的心意間留下痕跡，在這扉頁上留下無定形的斑點等等，都是同一回事。

水的不安定；對於坡度輕微變

化的敏感，只要能下，便雙足一躍的跳下。冥頑而又憨直的服從，只要約略地轉換坡度，不管方向，它便立即回頭。

以上抄錄委實佔據太多篇幅，然而散文詩不像韻文詩那樣，韻文詩作，常有一二妙詞絕句。論述時常抄錄一兩行足矣！散文詩就是欠缺妙詞絕句，而且從不思在那些上面下功夫。所以要末不抄要末全抄。前面抄錄的幾位大師又皆屬散文詩史上卓有成就者，三幾首詩真的難窺全豹，也只能聊勝於無了。

讀龐氏這幾首詩，吾人首先注意到的便是情感的放逐。主觀、詩人自己、敘述者的驅除。這樣的幾乎全是另一個星球的景色，亦即是龐氏所關的詩的新領域。雖由於厭惡那一貫的寫情、抒情乃至濫情之類作品。但與龐氏取“物”作題材有關。我國詩壇仍陷於感情的泥沼，不想也不敢想詩剔除了情感之後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愛情、鄉情、家國情這情那情，又不怕肉麻又從不厭足。離開情便不談詩。也不知何年何月會變化一下。第二我們注意到的是龐氏的細緻，對於不同地方的不同雨滴、形態、聲音，真不是觀察入微四個字了了的。〈論水〉一篇中可見其對於水真是作過一番格致的研究，而龐氏所作的每一句論述全不違科學的自然的原則而又能敘述出我們從不曾讀過的新的詩趣。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吾人可以斷言的是，韻文無法寫出這樣的詩，韻文可以並且長於妙絕但卻欠缺科學的細密。韻文用字力求精簡，描述自易流於粗糙。散文則慷慨大方地用字，敘述盡可以探索至秋毫之末。散文詩之歷史即使自

柏唐算起，尚不足百六十年，自是尚有無盡的處女地，有待開拓。

以上所提及的各詩人皆屬法人，其原因當然是由於散文詩源於法國而已。然而在十九世紀末或廿世紀初，散文詩實已漸漸波及其他國家。據屠格涅夫(Ivan Turgenyev, 1818-1883)散文詩集《愛之路》的中譯者黃偉經，在該集之〈譯後〉中言，屠氏在一八七七完成了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處女地》之後，接著便陸續地寫下了八十二篇散文詩。其時波特萊爾、韓波等人皆已完成了重要散文詩作品，屠氏又居法多年，如果受波氏等人的影響亦不足為奇。屠氏去世於一八八三年，生前其散文詩作雖曾在俄國及西歐之報刊零星發表過，但結集出版卻是一九三〇年在巴黎的事。讀屠氏散文詩《愛之路》，覺得比《巴黎之憂鬱》更精純。屠氏確然更進一步地掌握了散文詩的竅要。屠氏的散文詩很早便曾經劉半農介紹到中國來過，筆者在後文論及我國的散文詩時還會提到，此處不贅。一件奇怪的事值得在此一提的是《愛之路》的第六十六首，題名為〈我走在高山之間〉的這首詩，據譯者在頁底註言：“這篇散文詩原為四段五行詩的詩行排列，今為四段散文詩排列。”筆者未見過原文（見了也不認得），而這個可韻可散的怪文體恐怕也是詩藝術中唯一的兩棲詩了。

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一九一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者，其得獎詩作即〈吉檀迦利〉(Gitanjali)糜文開譯作〈頌歌集〉，共一〇三節。泰氏多數作品原以孟加拉文寫就而後再譯為英文，“吉”詩原文為何

不詳。國人因受儒家影響，宗教觀念稀薄，讀到熱情的對於神的頌讚，常常難起共鳴。命運坎坷時對上天常怨憤而少歌頌。泰詩雖早於民初傳入中國，亦僅只《漂鳥集》中的短詩曾引發冰心等人創作一二行哲語式的篇章。《新月集》亦曾帶起童詩式的作品。而“吉”詩之影響則不大。筆者所讀泰詩限於糜譯自《漂鳥集》至《橫渡集》七部，糜氏譯文雖全屬散文體，但與波氏或屠氏之散文詩大不相同。泰氏骨子裡熱情奔放應屬浪漫主義，其吟詠又以散文體出之，雖以愛意、哲思取勝，筆者想如能以韻文書寫效果或會更好。當然我們不能貿然地便說泰氏選錯了文體，而且原文如何我們也不曾讀過不能亂說。

筆者因愛讀散文詩，所譯各家散文詩作甚多。曾譯里爾克以法文寫的散文詩全部，載《新大陸》詩刊。里氏之德文作品中無散文詩作，有人在他的《馬爾他日記》中截取斷章，又有人將他的〈軍旗手的愛與死之歌〉當作散文詩，全不對，手記原就不是詩。“軍”詩原為韻文，只因中文譯文未用韻而已，本質上原非散文詩。前面提到的泰氏作品，外觀似散文詩，骨子裡又不像，原因不明只好存疑。

筆者又譯有日本散文詩四家，亦載《新大陸》詩刊。此外“新”刊至今仍在連載筆者選譯之西班牙語系的散文詩作。散文詩形已波及全世界各語言之詩作，當然皆非詩壇之主流，因為散文體之功能好，自古雖未能用之寫詩，假以時日或亦有可能變成主流也不一定，漫長的詩史上，百來年真是不算什麼的。

(未完·待續)

以藝術作為革命武器的仲斯·巴勒格

◎劉耀中

(續上期)

大學時代和空軍生涯

隨著年齡的增長，求知慾隨之增加，仲斯閱讀範圍愈加廣泛，包括有關性慾問題。他讀了克拉夫特埃賓的書，從科學的觀點，讀了馬克思的作品、德國文學、卡夫卡以及維根斯坦的哲學等等。他受教育的過程與金斯堡大同小異，只不過金斯堡比仲斯早熟，閱讀範圍更加廣泛罷了。仲斯讀的書越多，對美國的卜滋華社會就越產生懷疑，也就無心鑽書本了，弄得幾門功課不及格而退學，應徵入伍，投入美國空軍。

那時正值美國軍備時期，有一支SAC(Strategic Air Command)戰略空軍，是針對蘇維埃而設的策略，其常備的轟炸機，正需要槍手，因仲斯受過高等教育，而升任技術軍士。他和白人小組成員相處得很好，但仲斯在和朋友的通信中談論過藝術，被軍內檢查機構發現，上司約他談話，由於他的檔案裡有信說他是共產黨員，而以“不受歡迎”的理由勸退。那時恰好是麥卡錫時代，草木皆兵。而仲斯也不喜歡空軍生涯，正中下懷而於1956年退伍。退伍後生活彷徨，就在紐約格威治流浪人區域住下來。此時他認識了一些文藝界的朋友，被稱為“戰後青年文人”，如“披頭派”猶太裔詩人金斯堡，愛爾蘭裔“城市詩人”奧哈萊，這兩位都是同性戀詩人，也認識了“黑山派”的首席詩人查里斯·奧森，仲斯還聽過他的講課。

仲斯認識了一位搞前衛文學的女郎赫提·科恩(Hetti Cohen)是猶太裔，他們結婚後，創辦了一份刊物，名為《沃真》(Yogen)，1958年開辦，1963年停刊。

種族階層和社會現象

美國的社會，雖說一律平等，暗中也分有等次。最高等的人種是WASP(White, Anglo-Saxon and Protestants)指白人，包括盎格魯、撒克遜(英國人)和新教徒(基督徒)，其次是愛爾蘭、意大利和猶太裔等。被歧視的人種，懷有自卑感，奇怪的是，美麗的姑娘也有自卑感，所以有的白人美女和黑人在一起。娼妓方面，黑白都有，互相接納，那是爲了錢，可是華裔妓女卻擁有特殊地位，這是五十年代的情況。在殖民地時代，白人和黑人發生關係後生的孩子，要送回黑人處，有一點黑人血液就算是黑人，同時黑人與印第安人也混在一起。所以今天的美國黑人，並非純種，和非洲人不同。在紐約也有Creoles，是法國人的混血兒之稱。

Porto Rico(波多黎各的舊名)是指西班牙人與黑人所生的混血兒。在牙買加，有黑人與華人的混血兒。有一點黑人血液算是黑人，有一點華人血統算是華人，這似乎已成慣例。

美國的音樂

美國的音樂有三條根：1. 古典音樂與華爾滋，演變成爲狐步舞

音樂。2. 牛郎與山區歌曲。帶有蘇格蘭與愛爾蘭裔的影響，所謂Folk Song Country音樂。3. 靈魂音樂(Soul Music)，後轉變爲布路斯Blues傷感而苦悶的音樂，有些近乎西藏人。如果加上德國的表演藝術，與非洲的旋律節拍，混合而成爵士樂，加工後稱爲Bebop，一種瘋狂急速的節拍。慢些的稱爲Progressive Jazz進行爵士樂。四十、五十年代帶有加勒比海文化，巴西的拍子，後來演變成搖滾樂。急速的節拍、樂聲、罵聲叫做Rap，今日已成流行。粗俗的詞句、挖苦、煽動青年犯罪，沒有歌譜，拍子也很靈活，如：斯諾皮、德其德的漫罵音樂和節拍，像一種犬吠似古希臘的犬儒主義，又像怒放的傷花。

五十至六十年代樂師約翰·科查良(John Coltrane)與米爾斯·大衛斯(Miles Davis)就是其中出色的樂師。科氏的薩克斯風和大衛斯的喇叭，瘋癲了整個北美洲，不可一世。大衛斯的《西班牙草稿》喇叭曲影響西方文化頗巨。

仲斯的詩歌，就是以黑人音樂和非洲的節拍爲基礎，白人無法模仿他這種特色。嚴格地說，仲斯的藝術，基本上屬於“披頭，被垮掉的一代”的作品。

仲斯·巴勒格的崛起

仲斯很懂得文學具有的政治顛覆性，所以時時強調文學的政治意義和文學的社會性。他曾宣稱

，美國黑人藝術家具有特殊使命，就是使美國毀滅。必需如實地反映美國的社會本質，正確地報導、反映藝術家的處境，如此才能感動讀者。如果黑人了解自己的困境、自己的優點和短處，就會變得堅強起來，而白人會因黑人的崛起而戰慄、詛咒和發狂。因為他們會被自己的罪惡的污穢所淹沒。

在五十年至六十年代，仲斯成了黑人的主要發言人，那正是中國大躍進和文革的年代，黑人的革命掀起大風，波及了反越戰。

1964年，仲斯寫了幾部劇本，馬上上演，馬上成名。他的獨幕劇《荷蘭人》(Dutchman)，故事是一個三十歲的白種女人在車上，與二十歲的黑人青年相識，相互有吸引力，形同情侶。但由於兩人社會背景不同，話不投機半句多，時常吵嘴。那個黑人要尋種族之根，為找到自己的身份常訴苦，白種女子對他同情，卻愛莫能助，而且也脫離不了自己的社會，一怒之下，用小刀把黑人刺死了。

另一劇本，題目是《奴隸》，描述一個黑人威脅他的白人前妻。在劇本中仲斯指出：“心理描述小說，是西方文明的剋星”，可是仲斯本人對心理學的研究，也只限於科學性的“性慾論”。他在劇本裡，反映出他對弗洛伊德與榮格的學說知之不多。

劇本《公廁》說的是一群黑人小孩，在公廁裡毆打白人。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這是由於同性戀的壓抑，而產生出一種集體無意識的殘酷。但仲斯寫這個劇本時並不是這樣看的。

仲斯充滿對白人的仇恨，用詞血腥及淫穢，曾被列為禁書，並禁止在城市公演。

仲斯成名後，又改名為亞姆利·巴勒格(Amiri Baraka)，這名字出自東非斯瓦希里語(Swahili)。他是一個劇作天才，很能獲得觀眾的共鳴，他的劇作都是以種族歧視為主題。

仲斯很重視黑人文化，提倡黑人藝術、魔術，為振興黑人文化鬥爭運動而努力。

他寫的所謂“黑人達達虛無主義”是一種自相矛盾的反種族沙文主義。他寫道：

鼓聲是我們的力量，
英俊的王子，從波浪的喇叭
吹出咒語的聲音，
萬物為之失色。

就這樣，仲斯·巴勒格把皇冠扣在黑人樂師的頭上，因為黑人的拍子拍得好，獲得白人的欣賞，拍子就是黑人哲學的本質。

黑人的態度(Negritude)

出自法國殖民地的黑人社會，他們對自己的文化有懷舊感。黑色美，美學價值有獨特性，認為他們的生活方式、人生哲學，與西方文化比較，並不遜色。他們罵西方帝國主義毀滅了黑人文化，要以黑人強烈的感情代替希臘的理智，主要提倡Negritude的人物有：法國殖民地黑人詩人Aime Cesaire和黑人醫生法蘭茲·花諾(Frantz Fanon)。後者所寫的《惡劣的大地》是指控帝國主義在非洲的橫行霸道和西方知識份子對黑人病態的看法，是一本非常轟動的書。

美國西部黑人的崛起

美國黑人的黑豹黨，是出自美

國加州西部的港埠奧克蘭(Oakland)。在第二次大戰期間，上萬個在奧克蘭輪船工廠工作的黑人，因戰後經濟蕭條而失業，這一代人感到沒有前途。60年代中，青年犯罪、入獄，在獄中有開明的白人教授自願到去授課。但出獄後，他們又再犯罪，槍殺異己。他們為了對付警方，組織了“黑豹黨”和警方糾纏，打鬥、興訟並多次勝訴。在政治方面，他們走向左傾，訪問過中國。當年任州長的里根，是他們的死對頭。他們的領袖牛頓(Huey Newton)，曾受過高等教育，獲加州大學授予博士學位。另一位領袖是克利華(Eldridge Cleaver)，寫了一本暢銷書《冰上的靈魂》。

黑豹黨在書店及慈善團體中，均有其組織，黑人青年穿皮夾克，攜槍與警察火拚。

惠·牛頓死後，他們的勢力就漸漸式微了。

巴勒格出身紐約，與加州的黑人極端主義者不和，他認識克利華，但從沒有真正的溝通過。

美國白人社會對黑人的事也不太懂。《冰上的靈魂》和巴勒格的劇本，同樣蘊藏著很大的反抗力。

巴勒格和金斯堡之交注

1957年，金斯堡正在巴黎，收到仲斯在閱讀了他的詩集《嚎哭》後用廁所紙寫給他的信。出乎意料地，金斯堡用更粗糙的廁所紙，回了仲斯一封信。為了應答《嚎哭》，仲斯特意寫了《二十卷自殺速記的前言》，詩集內詳述了他和白人結婚後的家庭問題，及將要做父親的心情與責任，詩中流露出對聽收音機的童年回憶。在格林威治村和前衛文人的

交往，也在他記憶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同時也表現出他對自己詩藝的自信，認為自己的想象力很豐富，肯定自己作為黑人的態度。例如“你是／像其他傷感的人一樣地在這裡／是個美國人”這樣的詩句。

黑人總擺脫不了“是黑人”的陰霾，對他們的厄運，人生的挫折，永遠不能忘懷。他說：“我是黑人，看見公共汽車上坐滿了人”，一種孤獨感！有人說一身黑皮膚，就是上帝降下的最大痛苦了，再加上他身材比較矮小，就更自卑了，總覺得自己處在美國的社會邊緣。美國黑人的強烈“疏離感”，困擾著每個黑人。

仲斯和金斯堡兩個人，對詩作的觀點不同。仲斯是個有訓練的人，而金斯堡則是個放蕩者。但兩個人同病相憐，後來金斯堡勸說仲斯試用迷幻藥LSD*，並教他坐“禪”，對仲斯有些影響。

仲斯對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感興趣，閱讀了大量歐洲哲學書籍和德國表現主義的作品，可惜格格不入。相反地，“黑山派”詩人奧森及克里利的“高速實用主義”吸引了他，並且採用了奧森發明的“投影詩歌”(Projective Verses)像射影幾何學般的放射出詩句來。而且為了加重語氣，不惜用粗話，例如：狗屁、該死的、禽、雞巴等等，都是街道下流人物的口語，罪犯和吸毒者慣用的髒話，把這些粗俗的話混在文雅的詞裡來寫詩。

Blues(布路斯)

黑人的Blues音樂，產生在美國南部，是黑奴在田園裡做苦工時，順口哼出的聲音Holler，有時懷抱吉他，或吹口琴，用簡單

的音調，唱出被壓迫者的悲苦，有時哀傷，有時叫喊。心理學家榮格指出：“美國黑人的靈魂，也會影響到白人。”在美國上流社會中聽Blues，似乎是一種禁忌，所以那些白人家庭婦女，只在深夜中偷聽。B.B瓊、詹姆斯·布朗等許多歌手都出自教堂的唱詩班，除聖詩外，他們平時唱的歌詞如：

我不要什麼舊東西，只要金子

我不要什麼黑色的，只要凱迪拉克(汽車牌子)

我一點都吃不下，深夜睡不著

因為我的女人對我不好。

巴勒格訪問古巴

1960年，巴勒格決定訪問古巴的卡斯特羅，最初美國佬以為卡斯特羅解放古巴，也許對美國有利。雖然仲斯等作家是被國會檢查反美行動小組所監視的對象，但對他們訪問古巴一行，仍給予支持及幫助。仲斯下榻於哈瓦那的希爾頓飯店，認識了幾位左派作家，特別和著名的女作家法蘭莎根(Francoise Sagan)談得很投契，並且聽了卡斯特羅長達數小時的演講。古巴的革命是超越種族界限的運動，所以古巴黑人幾乎都支持卡斯特羅。美國一個反白人歧視的左派黑人羅比·威廉斯給仲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威廉斯的名著《武裝的黑人群眾》，受到美國聯邦政府的敵視。因為美國黑人社團中分為兩派：整合派與分離派，二者立場不同。整合派主張社會改革，黑人融入美國社會；分離派則主張在非洲建立一個黑人國家，黑、白分離

，黑人認同黑人，團結起來，成立屬於自己族群的社團或國家，發揚自己的黑人文化，這就是美國黑人民族主義的起源。威廉斯就是分離派的思想，他要求美國分幾個省份，讓黑人在美洲獨立。這個論調，當然引起美國聯邦政府的不滿。威廉斯曾到中國遊說，那個時候當然受到毛澤東的青睞。

仲斯看到古巴的黑白相隔的社會，共產主義的烏托邦，以及他們熱情地支持在美國本土進行革命。仲斯對美國社會落後的一面更加失望，因此，他脫離了紐約“垮掉的一代”的影響，對白人文化的虛偽，更加憎惡。

(未完·待續)

*LSD是乙基磷角酸酰胺，劇烈的毒品之一，服後飄飄欲仙，神智不清。

歡迎參加新大陸

《新大陸》是一份熱心推展華文現代詩的純詩刊，為提高海內外的詩水準而努力。每雙月定期在美國加州洛杉磯出版，為了加強詩人的凝聚力 and 保護詩的新火相傳，歡迎世界各地同好者加入為同仁。舉凡在《新大陸》刊登作品六期以上，或經由兩位《新大陸》同仁推薦，可申請加入本刊，每季繳交同仁平費：US\$ 120.00。同仁得參加本刊所有的活動，及詩刊、叢書的分配，並可協助其詩集、著作申請國際書號、登記著作權等之出版事宜。有意參加者請直接來信以下地址聯繫：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釣魚台事件的突發，打亂今期的編輯計劃，首版的編輯筆記全刊了主編陳本銘的署名文章：〈致哀——陳毓祥與釣魚台〉。其他訊息移刊在詩訊欄裡，特此致歉！

■台灣著名詩人、畫家羅青教授本期起正式加入本刊顧問團，讓我們熱烈歡迎。

■本期刊出的〈廣東青年詩人輯〉（共29家，分AB兩輯刊登），基本上代表了廣東青年詩壇的現狀。秋原的〈詩的清流〉翻譯了五位美國女詩人的佳作，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詩的架構和技巧的匠心獨運。

■本刊下期（十二月份）的編務工作將由達文執行。

■新大陸詩人群走上街頭保釣

“九一八”中午，新大陸詩刊詩人群參加了保釣示威遊行，在洛杉磯市區格藍特大道日本總領館前匯同南加州大陸、台、港各學生組織及僑團列隊高舉反對日本侵佔釣魚台，勿忘九一八的標語，並高喊保釣口號。參與示威遊行的新大陸詩人有：秀陶、劉耀中、陳本銘、秋原、陳銘華、黎啓鏗及部份詩友。他們有些身穿寫著鮮紅色保釣口號的T恤抗議，並在示威的人群中散派新大陸詩刊印製的保釣宣傳品，直斥兩岸政府護土不力。這份宣傳品特別印在這期的新大陸詩刊封底，以號召更多的華人同胞投入保釣運動。詩人們已寄發了他們的簽名宣傳單張予兩岸的政府，要求他們堅強站出來保衛領土維護主權，不再龜縮沉默奉行懦弱外交。詩人們並希望各地的保釣團體與他們密切聯絡互相支援。

■吳懷楚主編丹佛《山城文藝》

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科州華報》陳月麗社長在八月初協同當地華文作家們成立了《山城文藝》雙月刊。該刊定於十月推出創刊號在科州華報刊出，散文作家吳懷楚出任主編。吳氏曾出版了兩本散文集，獲得去年台灣

我們接受各界人士樂助印刷費用，數目不拘，支票抬頭請寫 Warner Tchan 寄本刊通訊處：

P.O.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千中：\$65.00

周正光：\$20.00

葉廷基：\$50.00



本刊編委達文捐助34、35兩期2/3郵費總額

華僑救國總會的“華文著述獎”散文佳作獎。吳氏亦為本刊編委。《山城文藝》雙月刊，公開徵稿，希望各地作家詩人惠寄大作，一起拓展華文文學，因該刊是純文學性質，暫不設稿酬。稿件請寄：《山城文藝》雙月刊，1562 W.Alameda Ave., Denver, CO 80223, U.S.A

■詩人、散文家張拓蕪來美訪友

台灣早年著名現代詩人張拓蕪棄詩轉向登陸散文灘頭後，寫了多本炙膾人口的《代馬輪卒記》等散文集。九月初來到加州旅遊訪友，到了舊金山與紀弦、劉荒田等歡聚。後到洛杉磯與詩人秀陶及此間文友暢談文藝。九月杪將取道往加拿大探訪洛夫及在加度假的癡弦。

■詩人資料陳列小屋

台灣著名詩人林煥彰在九份有間小屋經過整修後用來陳列蒐集得來的世界各地詩人手稿、照片、錄音帶等相關資料。也寄售詩集、詩刊等。

現正繼續徵集各家詩人資料，使小屋的收藏陳列更加豐富。

希望得到各地詩人的支持，提供下列的資料：1.手稿乙份，2.生活照片一張，3.個人簡介，4.親自朗誦詩作品錄音帶（最少五首，可稍後補寄）。上述資料請寄台灣台北市南港四支九號信箱。

詩人陳列小屋定在九月初開始，只在假日及禮拜天開放。

■台灣雙子星人文詩刊辦“雙子星新詩獎”（楊平供稿）

雙子星人文詩刊自去年創刊以來，廣受海內外詩人矚目，被視為最具九十年代精神的刊物，適合各界詩友與新詩人一起品嚐，並為了解決這一連串的問題，雙子星人文詩刊特隆重推出：雙子星新詩獎。細則如下：

【新大陸】詩約

愛好詩的朋友請注意！請支持詩的成長！請參加我們的行列！舉凡以現代手法展示現代人感情的，不論形式、短長的詩、譯詩及詩評介等皆是我們竭誠歡迎的。本刊為全人性質，不設稿酬，亦不退稿，唯來稿一經刊出，將致贈該期。本刊逢雙月出版，截稿日期為每單月第十五日，來稿請以原稿紙膜寫清楚（簡繁字體、橫寫直書皆可，不願刪改者請註明），並附真實姓名、住址逕寄本刊下列通訊處：

P.O. BOX 3338, ALHAMBRA, CA 91803, U.S.A

每人（總行數）以50行為限，首數不拘；繁、簡體均可，然字體務必清晰；姓名、聯絡地址、電話、傳真，務必寫在另一紙上；一律不退稿；即日起收件；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卅一日截稿（以當地郵戳為憑）。稿件請寄：台灣台北內湖郵政九六號信箱雙子星詩獎俱樂部收；公佈時間：一九九七年六月，在雙子星人文詩刊第五期；得獎名額：五個；開獎及頒獎地點另擇吉日公佈；得獎者可獲獎狀及禮品一份。

推展海外華文詩壇 請訂閱【新大陸】

珍惜資源，保存心血。
閱後如不想收藏，請轉送他人。